



13
2416
127



13
2416
127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九

半澤文庫

人部三十八 信 節操

信一

釋名曰信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也 爾雅曰

允孚亶展謔誠亮詢信也 註曰方言云荆吳淮泗之間

詢亦皆見詩疏曰皆謂誠實不欺也 易曰庸言之信 又曰厥孚交如

信以發志也 又曰行險而不失其信 又曰人之所

助者信也 又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又曰中孚信

也 書曰彰信兆民 又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 詩

曰言笑宴宴信誓旦旦 禮記曰士以信相考 又曰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九

信

<2004-587>

大信不約 又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又曰
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
又曰忠信以爲甲冑 左傳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又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蕓藻之菜筐筥
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又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穀梁曰言之所以
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
也信而不道何以爲信 公羊傳荀息曰使死者反生
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 韓詩外傳曰受命之
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言而信之

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既見其行而衆皆不信斯下矣詩
曰慎爾言也 前漢書曰信者誠誠者直故爲繩也
又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 杜欽傳
曰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 伍被傳
淮南王安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 三國志杜恕曰
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已而被肝膽徇
聲名而立節義者况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
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
已乎 新唐書魏徵傳曰臣聞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
立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

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不誠之令君子弗爲也 通鑑司馬光曰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爲國者不欺其民善爲家者不欺其親 呂氏春秋曰信之爲政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爲已府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安不信草木不大春風不信其華不盛夏暑不信其土不肥秋雨不信其穀不堅冬寒不信其地不閉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不能以不信成物也又况乎人事君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

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不真夫可與爲始可與爲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 白虎通曰脾爲信脾者土之精也土尚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 譚子曰智通則多變故授之以信信者成萬物之道也 司馬光潛虛曰天地信而歲功成日月信而曆象明人君信而號令行人臣信而邦家榮 程子曰信者無僞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爲僞矣易无妄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 山堂肆考曰荀子云言之信者

在乎區蓋之間按區藏物處蓋覆物器也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區蓋中不流溢也易曰有孚盈缶亦區蓋之義

信二

增漢書公孫弘傳曰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 人物考曰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以何日至之武王曰將以甲子日

至殷郊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士皆諫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期報其主矣令膠鬲不信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 史記晉世家曰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周本紀曰褒姒不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畢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烽燧其後不信諸侯不至 曹沫傳曰齊桓公伐魯魯莊公與盟於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請反魯之侵

地桓公許之曹沫去匕首而就臣位桓公後悔管仲不可遂反所侵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左傳曰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漢匡衡傳曰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國語曰晉國飢公問於箕鄭曰救飢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

出如入何匱之有史記曰景公召穰苴以爲將軍穰苴曰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遂斬莊賈以徇三軍左傳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踰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元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呂氏春秋曰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

謁之上上將誅其父直躬請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乃不誅也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其信不若無信 列子曰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

又從以忠信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家語曰孔子絕糧子貢告於野人得米炊於壤屋有埃墨墜飯中回取食之子貢以告子召回曰疇昔余夢先人炊飯吾將祭焉回曰炊墨墜飯中欲置之不潔欲棄之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回出孔子曰吾之信回非獨今日矣 左傳曰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我無盟矣季康子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 史記商君傳曰孝公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

今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
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
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
欺 韓詩外傳曰孟子少時聞東家嘗殺猪孟子問其
母曰東家殺猪何爲其母曰欲啖汝母悔失言曰吾懷
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
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東家猪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韓子曰齊索讒鼎於魯以其僞往齊曰使樂正子來將
聽魯君謂樂正子樂正子曰君胡不以真往曰我愛之
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周紀曰文侯與羣臣飲酒樂而

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
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
身自罷之 史記曰吳起欲伐秦恐士卒軍人不信乃
埋一車懸於市東門書有能移此轅置西門者給土田
宅百畝黃金百斤有一人來移即賜之於是召募人伐
秦遂克 張儀傳曰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
絕約於齊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遂閉關絕約於
齊張儀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
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
還報楚王王大怒 後漢書來歙傳曰歙爲人有信義

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世說曰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否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不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三國志陳壽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諸葛別傳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向劔閣亮有戰士十

萬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番兵適交亮參佐咸以敵衆強多非力所致宜權停下兵以并聲勢亮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東棄以待期妻子鵠望以計日皆敕速遣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勇咸思致命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宣王一戰大克此信之由也三國志註曰太祖嘗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敕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自殺請

自刑因拔劒割髮以置地 會稽典錄曰卓恕為人篤
信言不宿諾與人期約雖遭暴風疾雨冰雪無不至嘗
從建業還家辭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恕對曰某日當
復親觀至是日恪欲為主人停不飲食以須恕至時賓
客會者皆以為會稽建業相去千里道阻江湖風波難
必豈得如期恕至一座盡驚 三國志太史慈傳曰劉
繇亡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安撫皆
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誰與餞送昌門
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還
晉書羊祜傳曰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孫皓聞二境

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鄉一邑不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
臣不如此正以彰其德於祜無傷也 南史宋高祖本
紀曰初晉陵人韋叟善相術桓修令相帝當得州否叟
曰當得邊州刺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
曰若中當相用為司馬至是叟詣帝曰成王不負桐葉
之信公亦應不忘司馬之言今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將
領軍佐於是用焉 北史于謹傳曰保定三年以謹為
三老周武帝幸太學北面訪道答曰為國之本在乎忠
信古人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莫不由之願陛
下守而勿失 唐書褚遂良傳曰薛延陀請婚帝已納

其聘復絕之遂良曰信爲萬事本百姓所歸故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去食存信貴之也戴胄傳曰時選者盛集有詭資蔭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賣獄耶胄曰陛下登殺之非臣所及旣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奈何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旣知不可而寘於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爲陛下惜之帝大感悟從其言陸羽傳曰羽與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宋史趙鼎

傳曰鼎聘契丹契丹主會獵請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親酌玉杯爲鼎勸且授侍臣劉六符素扇寫之納袖中元賽典赤傳曰賽典赤分鎮四川宋將咎萬壽擁強兵守嘉定與賽典赤軍對壘一以誠意待之不爲侵掠萬壽心服未幾賽典赤召還萬壽請置酒爲好左右皆難之賽典赤竟往不疑酒至復言未可飲賽典赤笑曰若等何見之小耶咎將軍能毒我其能盡毒我朝之人乎萬壽歎服明洪武實錄曰張士誠將呂珍圍諸暨州胡大海自寧越率兵救之珍勢蹙乃於馬上折矢求解兵大海許之都事王愷曰彼猾賊難信不如因而擊

之可大勝也大海曰許人言而背之不信縱其去而擊之不武遂引兵還徐禎卿剪勝野聞曰太祖嘗下詔免江南諸郡稅秋復稅之右正言周衡進曰陛下有詔已蠲秋稅天下幸甚今復徵是示天下以不信也上從之李文忠傳曰文忠攻杭州守將潘元明乞降整軍入止壁麗譙下令曰擅入民居者死一卒借民釜立斬以徇城中帖然

信三

原行義周仁左傳信以行義結民增守物禮記
申叔時曰信以可物原退舍抱橋左傳晉公子及楚楚子饗

之公子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過於中原其辟君三舍城濮之役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史記蘇秦說燕王曰信如尾生與女子期于橋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

春秋斷事

左傳春秋以斷事信也漢書藝文志春秋以斷事信也符也

恐

負劒不疑五代史段希堯使於吳越過海遭大風

吾無恐也已而風止五代史吳越王世宗行密嘗使從者張洪負劒而侍洪拔劒擊行密不中洪死復用洪所

善陳紹負許諾相從絲毫不貸譚子許諾相從信

辛雲京傳雲京治謹於法下有犯雖絲毫披心示誠

定身行事

唐李尚隱傳尚隱性剛亮議論皆披心示誠

立木市門

帶劒墓樹史記衛鞅事將西聘晉帶寶劒

以過徐君徐君勸劒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反則徐君死於是脫劒致之

人部

信

信

信

嗣君從者止之季子曰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
心也遂脫劍致之嗣君不受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
去
不避雨雪 足貫神明 唐書蕭至忠傳至忠與
至忠曰寧有與人期可以失信友期諸路會雨雪人引避
表傳諸葛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讒瑾者陸遜表保明瑾
無此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元德昔遣
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
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瑜答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
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
神明今豈
伐原示民 斬妾謝客 左傳晉侯始入而
當有此乎 民未信未宜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
之史平原君有愛妾登樓見一跛足者於下蹢躅而行
大其笑覽者詰其門告平原君曰某不幸有足疾君家美
人笑其請君斬其頭平原君許之而終不斬門下諸客
聞之稍稍引去有一客謂君曰君許之而終不斬美人之頭
而不斬是君言無信也故去平原君遂斬妾首以謝之
客復
遂反魯地 不犯晉軍 史記齊桓公反魯侵地
事詳信二 國語諸侯

之大夫盟於宋楚令尹子木欲襲晉軍趙文子聞之謂
叔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信不可犯
是行也以蓄為軍攀輦即利而舍候遮
王脩赴難
華元解圍 三國志王脩傳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為主
簿守高密密令頌之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
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惟王脩耳言
終而脩至 韓詩外傳楚莊王聞宋有七日之糧曰盡
此而不克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闥而窺宋城
宋使華元乘闥而去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
慙矣易子曰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吾軍有七日糧
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為而告之子反曰區區
之宋猶有不欺之臣可以楚國而
不疑裔人 卒娶
瞽女 唐裴懷古傳懷古為桂州都督招慰討擊使擊賊
信可通神明况裔人之賊迎降乃輕諭賊衆悉降之曰忠
劉庭式傳式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既約式及第女以
疾喪明女家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式笑
曰吾已心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
使人不
人部
訓監類函卷二百七十九

欺遇我必善漢書循吏傳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

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

北襄陽路制置使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

之敵萬無生理不我遂降飛節如期而還

唐書呂元膺傳元膺為蘄州刺史嘗錄囚囚或白父母

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為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

而戒還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豈吾違如期

而心每與吳人交兵尅

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

朱文季與張堪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把語

曰欲以妻與張堪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把語

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

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當病祜鎖之藥抗

不可

愛身其誰曜我

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稽首而

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憂也不

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將殺奚齊荀息將死之里克曰

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復言而

愛身乎注復踐也言我欲踐言不復惜一死也又鄭

成公疾子驪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

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曜我

注無信如此

誰肯親我

北軍及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降於魏有司

白收權妻于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

言推誠相信用臣本志疑或帝未實請須後問後果如所

因指為婚梁章放傳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

弱放常瞻卹之及為北徐時有貴族請婚者放曰吾不

能篤

舊

差而民不誣矣左編諸葛附傳亮兄瑾為孫權長史

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孤猶孤之孤也伯休守價獨孤
賜名世說韓伯休女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
是韓伯休年時女不賣韓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
史數年之中公私富實流人願附者數萬家周文以其
信名著遐邇故左右不離兄弟俱釋汝網目曹操准
操為逆此吾焚燬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後徐他等
繫齊武問云諫之傳讓之弟親信之奔關右兄弟五入皆拘
得盡心况讓之老母在此若臣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
信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
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道楚莊重一言李布無
二諾莊史記陳杞世家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
黃金百不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漢書楚人謬曰得
又魏徵詩季布無二諾

原郭細侯竹馬之期范巨

卿鷄黍之會後漢書郭伋傳伋字細侯及行部到西河
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
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復謂達
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而還又范式傳式字巨
卿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
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劭曰何以相過元伯曰
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母請設饌以候之
母曰二年之期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
信士必不乖違母曰然當為爾醢酒至其日巨卿果
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信四

禮本禮記忠信承命左傳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
賂之使反其言遂致其君命曰臣能承命為之楚歸帑
信信無二命受命以出有死無貲又不可賂乎
左傳秦伯謂士會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
河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注不肯指河之言

州監貢卷二百七十九

信古

著金石

三國志吳主傳魏文帝策命

耐久朋

錦繡萬花谷唐

魏元同

與裴炎締交能

原冒雨赴獵

事詳信二

增終日不食

至起終日不食故人期食不

丹書白馬

貴

存爰及

苗裔於是申以丹書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

重然諾

史表傳義者紛紜謂太史慈未可信孫策曰太

士謨志

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

謁見不拜

唐書

傳鴻至

東都謁見不拜宰相使通事舍人

許盜格虎

問狀答

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

唐書元

德秀傳德秀為魯山令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

請格虎

自贖許之吏白為詭計且亡去毋乃為累乎德

秀曰許

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

不及餘

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

楚子囊

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

待晉子

展曰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

守命共時

左傳管仲曰守

北邊翕服

三國志

乎可

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百姓歸

之至道

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

蕭允傳

蔡微謂允曰公年德並高國之元老從容坐鎮

旦夕自

為列曹何為方卒若蕃外答曰已許晉安豈可

信

瓶罌不發唐書陽惠元傳帝御望春樓誓師因勞

惠元曰

初發奉天臣之帥張巨濟與眾約是役也不立

功無飲

酒臣不敢食其言既行有饋於道惟惠元軍瓶

罌不發

帝

客歎不

已

信五

增詩

唐虞世南結客少年場曰韓魏多奇節儻遺聲

利共矜

然諾心各負縱橫志結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

魏徵述

懷詩曰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

人部

信

信

氣功名誰復論 王績古意曰赤心許君時此意那可
忘 盧照鄰詠季布詩曰百金孰云重一諾良匪輕
李白俠客行曰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爲輕眼花耳熱後
意氣素霓生 又贈從兄襄陽少府皓曰吾兄素雲士
然諾聞諸公所以陳片言片言貴情通 又遊敬亭贈
崔侍御曰腰間玉貝劒意許無遺諾

增賦漢班彪北征賦曰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
何憂懼兮

增書漢鄒陽獄中上書曰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
按劒而怒食以馱馱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

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
信豈移於浮辭哉

增論後漢來歙傳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
乎二國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
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增雜文唐段公路北戶錄曰越人於山下作壇祭以白
犬丹鷄盟曰甲與乙爲友上下四旁莫不並見卿若乘
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若步行君乘馬後日相
逢君當下 顏氏家訓曰凡人之信惟耳與目耳目之
外咸致疑焉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

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者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羶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也 宋周密癸辛雜識曰梁席闡為東陽太守放獄中囚依期而至後漢虞延為細陽令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南史何肩在齊為建安太守為政有恩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如期而還也並如之嗚呼中孚之信及豚魚蓋非一即之積也

節操一

禮記曰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

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其特立有如此者 漢書東方朔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 北史隱逸傳曰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 荀卿子曰古之賢人賤為布衣貧為匹夫食則饘粥不足衣則短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 孔叢子曰與屈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已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宋歐陽脩曰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

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
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污隆在乎用人而教
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
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
廉恥脩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
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所
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其人至
難得也至可重也故爲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
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 蘇軾曰辨天下之
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

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
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 冊府元龜曰夫雪
霜大摯知松柏之後凋風雨如晦識鷄鳴之不已蓋士
之立誠自守秉節無貳同夫介石至於沒齒者其若是
乎東周之後西漢而下乃有顧義遺利守識求舊居無
苟合動不踰矩挺操而罔屈虞亂而匪汙深拒權倖絕
艷驕餌意趣非偶靡降心而與游才任過分必投劾而
引去鄙斥邪佞保全名節凜然之槩聳於前聞卓爾之
行冠乎羣萃非夫天賦性理冥合蹈道而經德秉彝而
守正又曷能篤志終始確乎不拔者哉

節操二

增左傳曰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 又曰吳子諸樊旣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 禮記曰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饑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子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

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 詩傳曰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未有似於此者 史記魏世家曰子擊逢文侯之師由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爲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

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其同之哉 魯仲連傳曰仲連好奇偉倣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 汲黯傳曰上曰汲黯何如人哉莊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 漢書曰單于使衛律召蘇武受辭武謂惠_也常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鑿鑿地爲坎置煇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 蕭望之傳曰望之字

長倩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光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 鮑宣傳曰薛方常爲郡掾祭酒常徵不至及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君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

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 後漢郅惲傳曰王莽時左隊大夫遂並署爲吏惲不謁曰昔文王拔呂尚於渭濱高宗禮傳說於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鈞故能立弘烈就元勲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爲吏位也遂不受署孔奮傳曰時天下未定士多不脩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隴蜀旣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 朱暉傳曰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

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丞致禮暉遂閉門不受就問歎曰志士也勿奪其節 樂恢傳曰恢性廉直介立行不合已者雖貴不與交新陽侯陰就數致禮請恢恢絕不答 周王列傳序曰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 尹勲傳曰勲家世衣冠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勲獨持清操不以地勢尚人 周澤傳曰光祿勲孫堪明經學有志節清白貞正愛士大夫然一毫未嘗取于人以節介氣勇自行 東觀漢記曰趙勤字益卿劉賜之姊子也童幼時即有志操賜國租適到時勤在傍賜指錢示勤曰拜乞汝三十萬勤曰拜

而得錢非義所取終不肯拜 後漢趙壹傳曰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掾逢受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則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 傳變傳曰中常侍趙忠遣弟延致殷勤於變延謂變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變正色拒之曰有功不論命也傳變豈求私賞哉 三國志魏辛毗傳曰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

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 常林傳曰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敘爲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蹶蹶而退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 蜀志秦宓傳曰宓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爲治中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因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銜玉以耀世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書曰

昔堯優許繇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
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術之有 宗預傳
曰廖化欲與宗預詣諸葛瞻預曰吾等年踰七十但少
一死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其門耶遂不往 晉書
顏含傳曰時論者以王導名位隆重百僚宜為降禮太
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
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 公孫永傳曰永
隱於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
咏巖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
慕容暉徵至鄴及見暉不拜王公以下造之皆不與言

陶潛傳曰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
見之潛歎曰吾豈為五斗米折腰 南史臧質傳曰質
嘗詣護軍趙倫之倫之名位已重不相接質憤然起曰
大丈夫各以老嫗作門戶何至以此中相輕耶倫之慚
謝質拂衣而去 王僧祐傳曰僧祐雅為從兄儉所重
每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儉愈重之
孔奐傳曰奐耿介絕諸請托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
溺情所及終不為屈 顧協傳曰協少清介有志操初
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
嚴不敢發口謂人曰吾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

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爲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餽遺北史楊機傳曰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已爲時所稱家貧無馬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清白平恒傳曰恒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爲中書博士久之出爲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貲產衣食常至不足妻子不免飢寒黎景熙傳曰景熙落魄不事生業有書千餘卷雖窮居獨處不以飢寒易操通鑑曰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磴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

刺史竇從一大懼亟命元紘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新唐書蔣欽緒傳曰欽緒累遷太常博士中宗始親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言皇后應亞獻欲以媚韋氏天子疑之詔禮官議衆曲意阿徇欽緒獨抗言不可諸儒壯其節盧奐傳曰奐爲吏有清白稱天寶初爲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產瓌怪前守劉巨鱗彭杲皆以贓敗故以奐代之汙吏斂手中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奐三人而已續世說曰王毛仲有寵於元宗百官附之一日毛仲嫁女

上問何所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
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召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
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誠如聖旨上笑
曰朕明日爲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
卿等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旣而日中客未敢舉箸以待
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
歸 新唐書楊於陵傳曰於陵器量方峻進止有常度
節操堅明始終不失其正時人尊仰之 韋貫之傳曰
貫之居輔相裴均子持萬縑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
豈能爲是哉生平未嘗通饋遺故家無羨財 裴休傳

曰休操守嚴正方兒童時兄弟偕隱晝講經夜著書終
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
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 李素立傳曰素立之孫至遠
爲天官侍郎其知選事也以內史李昭德進人或勸其
往謝答曰公以公用我奈何欲謝以私卒不詣 天中
記曰楊文公危言直道獨立一世嫉惡如讐在翰苑日
有新幸近臣欲攀入其黨中因間語公曰君子知微知
彰知柔知剛公正色疾聲答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
義 山堂肆考曰宋李僊字舜工知絳州還朝李康伯
謁之因謂曰諸公欲用舜工知制誥但宰相未曾相識

蓋一往見之僑曰我若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焉能隨羣逐隊趣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 宋史范仲淹傳曰仲淹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陳恕傳曰恕素貧無以給甘旨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南歸時方冬無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獲強受而別行及頴悉封還之 錢勰傳曰勰奉使弔高麗凡餽餼非故所有者皆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追餉金銀器四千兩勰曰在館時旣辭之矣今何爲者吏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且左番已受勰曰左右番

各有職吾惟例是視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 張方平傳曰方平晚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巖然不小屈以是望高一時 范純仁傳曰純仁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我言不用萬鍾非所願也唐介傳曰介入對帝勞之曰卿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 馮京傳曰京自鄉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之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肴來且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 朱子語錄曰

李仲和之祖與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托以他事不從他日復招飲意甚勤李欲往包公正色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爲他日累乎竟不往彙苑曰鄒浩調潁昌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爲守獨加禮重純仁嘗屬撰樂語浩辭不爲純仁曰翰林學士亦作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宋史范鎮傳曰鎮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真上列吳育歐陽脩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

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爲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蘇軾傳曰軾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蘇軾集曰王荊公謂孫立節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孫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官矣宋史譙定傳曰欽宗召定爲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窶甚一中貴人偶與鄰媿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金史褚承亮傳曰天會六年幹離不破真定拘籍

境内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名亦在籍中匿而不出軍中知其才嚴令押赴與諸生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承風旨極口詆毀承亮詣主文劉侍中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輟耕錄曰鄭思肖字所南宋亡隱居吳下一室蕭然坐必南向歲時伏臘望南野哭再拜乃返人莫識焉誓不與朔客交或於朋友坐上見有語音異者便引去人咸知其狷潔亦弗爲怪左編廉希憲傳曰希憲嘗有疾帝遣醫三人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飲時最艱得家人求於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

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帝聞而遣賜之元史許衡傳曰衡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王都中傳曰都中清白之操得於家傳所賜田宅之外不增一疇不易一椽廩祿悉以給族姻之貧者人以是多之明戴良小傳曰戴良自元亡後不忍忘故君舊國酒酣賦詩擊節歌詠聞者壯而悲之其自贊曰處榮辱而不一齊出處於一致歌黍離麥秀之詩詠剩水殘山之句則於二子庶幾無愧劉敏傳略曰敏舉孝廉爲中書吏暮市蘆龍江旦載於

家而後入治事妻織蘆蠶以奉母或遺磁瓦器懸諸梁上卒還之 洪武實錄曰張思恭爲刑科給事中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思恭却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旦思恭言於朝上善思恭有守遂陞爲刑部右侍郎 龔謝小傳曰謝字大章父答洪武給事中戌五開死大章年十四勾補伍調守金川門靖難兵入大慟變姓名王大章遜歸方大索夜走任陽投馬陳二氏匿大困中即困中讀書間夜渡婁省母更二十餘年禁稍解賣藥授徒周文襄撫江南具禮訪問便宜兩薦爲學官堅不應曰詡老兵仕無害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無子獨一老婢

居破廬中有田三十畝種豆植麻歌咏自得 吳琳傳略曰琳以吏部尚書乞歸帝常遣使察之使者潛至舍旁一農人坐小杙起拔稻苗布田貌甚端謹使者前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否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以狀聞帝爲嘉歎 錦繡萬花谷曰明雷仕梅成化進士以浙江參政致仕尚書楊旦謂仕梅之大節有三歷官中外囊橐蕭然田廬無所充拓其自處裕如也閉門却掃養高林下足跡不涉公庭其自守凜然也方不入時正不諧俗從容禮法之中其自信確乎不拔也人以爲確論云 宣宗實錄曰吳溥江西崇仁人在翰林及國學

二十餘年操守如一日未嘗一涉足權貴之門權貴人亦莫或知或念薄久次不陞勸其少貶以徇俗者答曰遇不遇命也吾知安命而已安能枉已哉 稗史曰薛公瑄以僉事董山東學政人稱薛夫子王振一日問三楊曰吾鄉人亦有可爲京堂者乎三楊以瑄對乃召爲大理少卿瑄初至京宿於朝房三楊先過之不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朝罷即詣王太監謝若主之擢太監力也明日朝退不往三楊使人語之亦不往時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三楊爲謝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賢至閣下令轉致吾等意且言振數問

之賢至朝房道三楊意瑄曰德遠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 陳敬宗傳略曰宣德間敬宗爲南京祭酒考滿入京師王振欲致之不可得知與周忱善令通意敬宗曰吾爲諸生師表而私謁中貴何以對諸生忱退謂振曰敬宗倔強未可以勢力致善書法公試以禮幣求書彼來謝或可致耳振遂貽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書之返其幣終不往見 耿九疇傳略曰九疇爲兩淮都轉運使節儉無他好退焚香讀書廉聲益振婦孺皆知其名嘗坐水旁一童子曰此水清不若使君清也 王宇傳略曰宇擢山東右布政使

初赴官止攜律令數卷朝祭服一笥及去如之 明紀
編年曰李文祥與萬安孫弘璧同年安欲引文祥附已
使弘璧延款於家屬題畫鳩文祥即奮筆作詩云春來
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銜之命吏部除爲縣
丞 楊繼宗傳略曰成化初擢嘉興知府以一僕自隨
署齋蕭然中官過者索賄繼宗遺以菱芡曆日中官曰
畀我錢繼宗即發牒取庫金曰金具在與我印券他日
得執以磨勘中官咋舌不敢受入覲汪直欲見之不可
憲宗問直朝覲官孰廉直對曰天下不愛錢者惟楊繼
宗一人耳 陳選小傳曰選視學河南會倖闍汪直被

命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
官公曰提學直愈怒曰提學大於都御史耶公曰提學
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知不可犯遂改
容曰先生既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見公即徐步而
出 裨史曰都御史楊公繼忠居憂時闍宦汪直以權
幸延攬名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弔公衰經於墻所直趨
至墻拜起手持公鬚曰比聞楊繼忠名今貌乃爾公曰
繼忠固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敢復言直時威
震海內不屈者公一人耳 明紀曰海瑞起南京右都
御史後卒於官僉都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簞有寒士所

不堪者歎息泣下啓其篋僅十餘金士大夫醵金爲殮具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九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

人部三十九 節操 高潔 修整

節操三

增張古人

薛夫子

金史張潛傳潛幼有志節慕荆軻

人高其行誼目曰張古人薛夫子

會議東閣公卿見王振皆拜一人獨直立振知其爲瑄

也銜之門人皆奔走瑄承振風旨勅瑄故底死獄詔榜西

於尉下振意解傳何爲瑄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

有常去就知分魏志徐貌傳或問盧欽徐公當武帝

人部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昔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

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

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

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

節操

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漢書楊惲報孫會宗書曰西河魏地文公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樂知去

餉船還絹

指設食留錢

晉書始安太守

家遣船餉之救吏曰翟公廉讓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人反致乃貨易絹物寄還寶寶本以為惠而更煩之益

原動不累高

增老

而彌篤白帖晉謝鯉通簡有恒有識者服其遠暢而恬薛道衡為天下郡官之狀遷潁川郡贊務帝令司隸大夫

升階長揖

原步擔告歸

海通鑑魏宗愛用事咸振四

公已上皆趨庭望拜高允獨升階長揖漢書趙孝字長平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任考為郎每告歸嘗白衣步擔當從長安歸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考當過以有長者客埽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因問曰問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

增含菽飲水

食麥

衣皮

後漢書閔仲叔世稱節士周黨見其含菽飲水遺職未期生羗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

不貲產唯璠秋毫無所取妻子並隨羗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在約無改含味獨游虞南史謝方明傳方明於上

嶠出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危屯若備經而貞履之操在約無改晉書戴逵傳太尉傳會稽

當興吾宗

楊子法言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

也唐書蕭復傳復生戚里嫺從豪侈以服從與馬相夸復常衣垢弊居一室學自力非名士風儒不與游以

佯為病狂

絕類篤行

清操顯華每歎曰此子元史許謙傳謙弟子朱震亨清修苦節絕類古篤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性命

有在

中外所宗

南史孔奐傳侯景陷建業時侯子鑒

節操

下或諫與曰不宜高元矣曰吾性命有在豈取媚凶醜以求全乎

外所宗中 駒犢付官 珠璣委地 晉書王遜傳遜累遷

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後漢

書鍾離意傳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徵還伏法以

資物賜入大司農詔頒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

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

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問對曰清惡其名也此賊穢

之寶誠不取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 君真高

士 時稱古人 晉書辛勉傳勉有貞固之操懷帝世累

將署為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

齊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固辭不受數年之命而高節事

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遠止之命而高節事

耳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敬與之 居則固

書潘孟陽傳孟陽父名炎方聰宴其貞節深敬與之 居則固

其皆雖書疏報答未嘗輒開時稱有古人節 居則固

窮 身不可辱 元史虞集傳范梈雖癯然清寒若不勝

衣於流俗中克自樹立無苟賤意居則

固窮守節竭力以養親出則假陰陽之技以給旅食

晉常璩梓潼士女志李業字巨遊少執志清白太守劉

咸慕其名召為功曹不詣咸怒殺之業徑入獄尋得

釋公孫述累聘不應述遣鴻臚尹融持毒酒逼之業笑

曰名不可辱也遂飲藥死 解蒙自隔 挂檄而逃 南史劉

與友人會稽孔湯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湯目送

曰美而豔雖曰是豈君子所宜言乎於是解蒙自隔或

曰與友孔徹同舟入東徹留目觀岸上女子璵舉席自

隔不復同坐其立操如此 明黃姬水貧士傳劉訐幼

貧性不復同欲仕有辟之者 不交一談 豈事二姓 宋史

訐即挂檄于樹而逃 魯傳師魯為監察御史遇事盡言有自外府得內殿宣

引且將以御史用師魯為泰曰宗璟召自廣州道中不

與楊思勗交一談李鄴恥為吐突承瓘所薦堅辭相位

不拜士大夫立身之節當以璟鄴為法今其朋邪為

迹縱朝廷乏才寧少此輩乎 前漢書兩龔傳王莽傳

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推不受曰吾受漢家厚恩豈

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 老萊稱僕 田橫笑人 黃

姬水貧士傳劉凝之字隱安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
遣使存問凝之答書稱僕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
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也
南史齊晉安王傳陸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為子懋所
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答曰人皆有死此不
聾不出屈跪何為先晉常璩梓潼士女傳杜微字國輔
二年丞相亮領州牧選為主簿與常稱藩闔門不出建興
誘勸欲使以事諸司輔時微同辭為疾而致之亮引見與
當劉瑾用事諸司輔時微同辭為疾而致之亮引見與
同其僚以事諸司輔時微同辭為疾而致之亮引見與
長指何得金還庫受絲懸梁之孫彬有行業傳法崇
以為此一束茅就庫質錢後贖還於亭中得金
稱善常以一束茅就庫質錢後贖還於亭中得金
五兩還以歸庫司庫者以其半為壽復十餘卒不受
因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釋史
令袁毅在政貪濁饋遺朝士以營虛譽嘗饋山巨源
百斤巨源不為異受之命懸之梁後穀事露案驗
衆官吏于巨源梁上得絲已數年塵埃封印如故

有聲鄉閭不染流俗後漢書劉望傳望節操清白有
清修不染流俗後漢書劉望傳望節操清白有
鄉曲推而愛之却綿死寒積薪赴火宋史陳旭道與趙
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適豫郊祀行禮寒甚無綿妻就假
於挺之家問所從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唐書
顏真卿傳李希烈拘真卿蔡州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
華至其所積薪于庭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
景臻等舉笏却揖踰垣而逃唐書宋璟傳璟會以
次謁通禮意張易之等後至促步前璟舉笏却揖唯
羣臣用種放故事名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
莫知所為惟曹顗知之將見亮亮恥之踰垣而逃東
土宗敬南州冠冕晉書韓績傳績以潛退為操布衣
焉司徒王導聞其名辟為掾不就宋史羅從彥傳沙
縣陳淵常詣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
聞所不聞與學清節真南齧雪咽旃鍊金鍛鐵漢
州之冠冕也從彥字仲素齧雪咽旃鍊金鍛鐵漢
人部

端監類約卷三百八十八

節操

四

書單于幽蘇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
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介作慶曆起德詩曰沙磧萬里死生一節宋史石介傳弼風裂觀弼之心鍊遂拜侍中不應進士晁傳陸金銀鐵指觀弼之心鍊遂拜侍中不應進士晁傳陸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晁以清真著稱遂拜侍中諸臣議曰燁燁尚少師事程頤常應舉發策有誅元祐對而出告頤曰燁燁尚少師事程頤常應舉發策有誅元祐書砥行北史骨儀天竺胡人姓剛鯁有不可奪之志賜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元史韓性傳憲府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行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赴門署忠臣號稱祭酒禮法雖小功喪不御私室神龍中旌

其家大署曰忠臣之門天下高其節前漢書宣帝以蘇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無愧先烈寧為旅人新唐書裴朗傳朗從父弟承序亦有名臣子弟誰可者岑文本曰王世充纂隋羣臣表勸進而憲子給事中承家稱疾不肯署今其少子承序風操清亮無愧先烈宋史穆修傳張知白守毫亳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求名修修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修為壽且求載名於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郡士謝之終不受且曰吾寧餓口為旅人終不以趨裝去文也度身量腹味道守真四孔叢子衛公曰交不取蓋為賓主之歡焉子思曰及寄命以來度身久降於鄙土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燔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說申屠蟠傳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溼輕重不為請還二帝歷事三朝北行高宗遣縱通窮達易節請還二帝歷事三朝北行高宗遣縱通

問比至首以大義責人請還二帝又三遣之書金人
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魏志徐宣文帝時為御史中
丞桓範薦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
左僕射詔曰宣歷仕三朝公亮正巨公名顯三輔
色有托孤寄命之節可謂社稷臣也
鉉翁義不二君後漢書宣秉傳秉字巨公少修高節顯
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大元以其節高欲
尊官之以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詭對
兒與身何異豈以一子所守皆亡北史崔劼傳劼二
弟廓之從容謂劼曰拱幸得不凡何不在省府清華之
所而並出外藩劼曰立身來恥以言自達今若進兒與
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歎服金史宋可傳北軍
駐山陽軍中無有聞者訪知所有質其子使人招之
曰從我者禍福共之不然汝子死矣親舊競勸其往可
皆謝不從曰吾有子無子與吾兒死生皆有命焉豈以
一子故併生乎
所守者亡之

節操四

原近文章

砥廉隅

禮記近文章砥礪廉隅雖分國如

增楚兩龔

前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

楚兩

張有道

冊字元龜張芝少持高節以名臣子勤

道徵皆不至

匪石不轉

詩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不累主人

晉書劉琨少貧寒杖策徒行每所憩
色不

可屈

晉書庾亮傳亮字元規為勝字君賓

車而功

晉書亮傳亮字元龜張芝少持高節以名臣子勤

納於功

晉書亮傳亮字元龜張芝少持高節以名臣子勤

有不可

晉書亮傳亮字元龜張芝少持高節以名臣子勤

乃歎曰

晉書亮傳亮字元龜張芝少持高節以名臣子勤

安邑令

晉書亮傳亮字元龜張芝少持高節以名臣子勤

安邑

晉書亮傳亮字元龜張芝少持高節以名臣子勤

人部

晉書亮傳亮字元龜張芝少持高節以名臣子勤

節操

晉書亮傳亮字元龜張芝少持高節以名臣子勤

六

晉書亮傳亮字元龜張芝少持高節以名臣子勤

累安邑耶遂去客沛不過兄飯後漢書帝問第五倫曰聞卿為
臣少遭饑饉實設食不留而略沐並常過姊姊為設
食有先熟者呼使食不答呼者曰變姓省謁漢書袁
汝欲作沐德信耶其名流播如此相問往省謁變名姓
少勵操行苦身修飾父賀為彭城相會阿母出見閭驚
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為通會阿母出見閭驚
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說反屠羊莊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郡界無知者說反屠羊莊
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何賞之
有取直如常白帖任蝦家貧賣魚會官發分錢不
取晉書郭文字文舉有猛獸殺大鹿於庵側文以語人
相語正以不須故增投金承塵後漢書雷義字仲公
也聞者皆嗟歎增投金承塵後漢書雷義字仲公
謝之義不受金主何義不在默投承塵上義與殷風
昔屋得之其人已死無所還乃以付縣曹

馬南史王鎮之傳鎮之弟弘之桓謙以為衛軍參軍時
祖離送別必在執祖送傾朝桓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
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一餐不受後漢書
從者皆祇其志行張姓複名新唐書張嘉貞傳宋璟
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豈賣
而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為我思之
盧龍三國志田疇傳太祖語夏侯惇以情喻之疇曰疇負義
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
易賞祿哉若必不得已請願効死列豈可賣盧龍之塞以
泣橫流惇具告太祖知倍古人鴻書閭賈郁為仙
辭之客曰其家新果衆人未知郁曰君有弟子否曰昆
弟三人豚犬數輩郁曰古人畏四知君今兄知弟知子
知携來者知是信于呼裏頭冰魏史宋城主簿祝天
古人也客慙而退
呼為裏不在越裝南史王僧孺傳僧孺為南海太守
頭冰
人部

蜀物吾欲遺子
孫者不在越裝
潔身北面
晉書鄒鑒傳鑒字道徽王

肥敦忌之表徵還與敦相見鑒曰大夫既
潔身北面
唐書賈循傳循父會屈節觀顏天壤耶
里號一龍

稱疾不答辟署里中號一龍
松柏獨秀
宋史胡安

百草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
確如金石
宋史謝良

師魯嘗曰窮達自定然獨秀者在道希世徒喪所守故其
大節確如金石雖動與俗情不合而終翕然信服
比之

清白宰相
錦繡萬花谷慶曆中杜衍為宰相苞苴
比之

藥布
漢書云敬師事吳章玉莽斬章禁錮弟子不得仕
比之

軍子收章葬之京師稱焉將
膝不可屈
宋史劉子薦

公遣子薦高其志節比之藥布
膝不可屈
宋史劉子薦

不賀生辰
振史正統間李時勉為國子祭酒中官王
振生辰朝臣皆往賀先生獨不往振銜之

終始完潔
唐書衛次公傳次公本善琴方未顯時京兆

終身不復鼓其
門庭閑寂
南史梁宗室薄傳宗

室衣冠終始完潔
門庭閑寂
南史梁宗室薄傳宗

魏志蘇文師推賢待客與董昭同官董嘗枕文師
非佞人枕

立進
馬釋文師推賢待客與董昭同官董嘗枕文師
舉觴

為國子祭酒舉大臣伏進京有旨令朝臣一動字亦魯叅時
非佞人枕

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笑而
非佞人枕

起舉觴卒飲
非耕漁不食
盧結於周畔下有先人草

常肆勤以自給
非耕漁不食
盧結於周畔下有先人草

所耕漁則不食
非耕漁不食
盧結於周畔下有先人草

珠玉汝南王以琉璃鍾
誰為薛御史
御史明薛瑄為

閣下門首止洪洪不執
誰為薛御史
御史明薛瑄為

見後於朝班中尋訪誰為薛御史始識其面
迎送不

人部
開盤類函卷二百八十八

迎送不

迎送不

越聞

南史沈炯幼清淨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為人嘗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還吳賓客填咽顯不至其門勃就之顯迎送不

李下無蹊徑

越聞勃歎曰吾今乃知貴不如賤也

節操五

增詩

晉吳隱之爲廣州刺史地有水曰貪泉隱之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畝重千金試使凡齊飲終當不易心 又左思詠史詩曰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羣臨組不肯綵對珪寧肯分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

增啓

宋蘇轍賀歐陽致仕啓曰薦歷三鎮始終一心知無不言曾中外而易意老而彌壯信賢達之過人衆皆以力事君公獨以道自任

增書

漢鄒陽書曰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懼於威重之權主於勢位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崛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增序

宋蘇軾撰樂全先生序曰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

人部

開監貞約卷二百八

節操

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頽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審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喪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有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

增贊明宋濂撰滕奉使贊曰漢有蘇武奉使不屈滕公

配之有聲烈烈黃旛裹屍以全臣節如璧之白勿緇勿缺其人雖亡而神不滅上游帝所凌厲日月

增記宋曾鞏徐孺子記曰漢失其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黑白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鈎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赴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強大覲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明方孝孺戇窩記曰漢汲長孺吳張子布輩皆負

氣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時視人君之尊
不爲之動遇事輒面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戇
人也而朝廷恒倚之以爲重狐鼠之盜睥其進退以爲
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其
節之足尚也

增碑宋歐陽脩撰范文正碑曰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
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
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
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所有爲必盡其力
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瞿賢

不能必吾豈苟哉

高潔一

釋名曰潔確也確然不羣貌也 易曰不事王侯高
尚其事 史記屈原傳曰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
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
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
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北史曰自叔世澆浮淳風殆
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羣而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
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
極天地始爲超遠哉 宋玉對楚王曰鳳凰上擊九千

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鬚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抱朴子曰若夫偉人巨器量逸韻遠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躋九元之表道足於內物遺於外冠摧履決藍縷帶索何肯與俗人競幹佐之便僻修佞幸之媚容效上林喋喋之嗇夫爲春蠲夏蠅之聒耳

高潔二

王充論衡曰延陵季子出遊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鏹於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 東坡志林曰顏蠲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辭去曰王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大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遷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蠲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 史記曰楚威王

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毋汙我我寧遊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 魏公子列傳曰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圜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 漢書歐陽生傳曰歐陽地餘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

萬其子不受 後漢書楊震傳曰震遷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晉書王述傳曰述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 王徽之傳曰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掃請坐徽之

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懽而去嘗
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
何可一日無此君耶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
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
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徽
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耶 吳隱之
傳曰隱之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歎
菽不饗非其粟擔石無儲不取非其道 孟陋傳曰簡
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
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

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
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
疾病不堪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由是名稱益重 南
史張瓌傳曰瓌爲吳興太守以既有國秩不取郡奉高
帝敕上庫別藏其奉以表其清 宗慤傳曰慤尅林邑
收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其餘雜物不可勝計慤一毫
無犯惟有被梳枕刷此外蕭然 柳世隆傳曰世隆性
清廉惟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
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
其才也不如一經 吳慶之傳曰王琨爲吳興太守欲

召慶之爲功曹答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則是蓄魚於樹栖鳥於泉耳不辭而退琨追謝之望塵不及矣唐書陸龜蒙傳曰陸氏在姑孰其門有巨石遠祖績者事吳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世保其居云宋史司馬康傳曰康爲人廉潔口不言財初光立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康以費皆官給辭不受不聽遣家吏如京師納之乃止康光之子也李浩傳曰浩爲郡尤潔已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平生奉養如布衣時風裁素高人不敢于私云文

同傳曰文彥博致同書曰與可襟韻洒落如晴雲秋天塵埃不到李漬傳曰漬杜門不復仕進往來中條山中不事產業所居木石幽勝王旦李宗諤與之世舊每勸其仕漬皆不答所乘馬嘗爲宗人借憩於廛間人有見者以語漬漬即鬻之其惡寵如此宇文之邵傳曰之邵致仕時年未四十自強於學不易其志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顧祿位如鎔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之邵見之矣范鎮亦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歲而先我挂冠使吾慊然其爲兩賢所推如此金史元德明傳曰德明自幼嗜讀書不言世

俗鄙事樂易無畦畛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 元史鄭林傳曰林子制宜遷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陞辭帝曰汝父死王事賞未及汝近者要束木伏誅已籍沒其財產人畜汝可擇其佳者取之制宜對曰彼以賍敗臣復取之寧無汙乎帝賢其所守 姚樞傳曰樞爲燕京行臺郎中時牙魯瓦赤行臺惟事貨賂以樞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棄官去 汪澤民傳曰澤民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旣歸田里與門生故人相往返嬉遊超然若忘世者 同恕傳曰恕家無擔石之儲而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渠庵時蕭與居南

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恕家士論稱之曰蕭同 倪瓚小傳曰瓚字元鎮不事生產強學好修所居有閣名清閼藏書數千卷手自勘定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松篁蘭菊敷紆繚繞性好潔盥頤易水冠服振拂日以數十計齋居前後樹石頻洗拭見俗士避去如恐浼 楊維禎小傳曰洪武二年召諸儒纂修禮樂書上以前朝老文學思一見之遣翰林詹同文奉幣詣門謝使者曰豈有八十歲老婦就木不遠而再理嫁者耶明年又遣松江別駕追趣賦老客婦詞一首進御曰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則可否則有蹈海死耳上允之

賜安車詣闕廷留百有一十日禮文畢史統定即以白衣乞骸骨上成其志仍給安車還山明劉仕貺傳略曰有王溥者桂林人洪武末爲廣東參政以廉名其弟自家來省屬吏與同舟贈以布袍溥命還之曰一衣雖微不可不慎此汙行辱身之漸也李希顏傳略曰希顏隱居不仕太祖手書徵爲諸王師授左春坊右贊善諸王就國希賢歸舊隱部使騶輿訪之塗遇一老槐索而臥前驅蹴之起乃希顏也倚橐與語竟日而別梁潛傳略曰潛字用之洪武間以薦除廣東四會知縣縣有龍橋河吏廉平則河水清自潛至迄去水可鑑劉

崧傳略曰崧博學有志行微時兄弟三人共居一茅屋有田五十畝及貴無所增益十年一布被鼠傷始易之仍葺以衣其子居官未嘗以妻累自隨之任北平攜一童往至則遣還晡時吏退孤燈賦詩往往達旦劉球傳略曰球官翰林侍講從弟珙知莆田遺夏布一匹球封還貽書戒之劉鉉傳略曰楊士奇嘗至其居湫隘幾不容膝歎息而去子瀚頌詔江南鉉戒勿納賄爲閱其橐以行比還仍閱之喜曰不辱我矣

高潔三

前庭懸魚

後圃瘞鹿

後漢書羊續傳續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生魚續

人部

高潔三

高潔

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乃山前所懸者以杜其意
 新唐書裴寬傳寬為潤州參軍刺史諱有女擇所宜
 歸會休日登樓見人于後園有所藏者訪諸吏曰參
 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誑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苴汙家
 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過耳秋風一對飲明
 月吳越春秋餘味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讓逃去曰吾不
 受位明矣昔先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
 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歸
 延陵尚南史謝惠傳惠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
 曰入我室者惟當明月清風樵採自給封帕完新
 對吾飲者惟當明月清風樵採自給封帕完新
 傳膺為魯郡太守履行貞素妻女樵採以自給唐書
 段秀實傳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
 必致贈遺慎勿納至岐泚因致大綾三百家人拒弗
 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事堂之
 梁間吏後以告泚泚
 取視其封帕完新
 慧斐嘗還都途經潯陽游於匡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
 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

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為離垢先生貧士傳高
 繹者長安人也古有古人絕行慶曆中召至京師上欲命
 以官固辭歸山有古人絕行慶曆中召至京師上欲命
 賜號安素處士縱鶴放龜焚香埽地蜀史趙清獻
 琴為累矣隨其清致可知及再入蜀縱鶴放龜想又以
 至焚香埽地紙帳蒲團冰壺玉尺老學庵筆記杜起
 家行高廟開其清修獨處甚愛之一日因得對袞諭曰
 聞卿出局即蒲團紙帳如一行脚僧真難及也元史
 黃潛傳潛天資介特在州縣唯以清白為治月俸弗給
 每齋產以佐其費及升朝行誕立無所附足不登巨公
 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荷擔而至栖山以居
 節如冰霜王尺纖塵弗汙導聞其名遣船車迎之文荷
 擔而至居導西園溫嶠嘗問曰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
 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貧士傳俞澹宇放浪
 清老貧而無室栖山以居人呼之曰半山道人
 山水耦耕沮溺金史史務放浪山水間百川學海夏
 人部
 高潔

統字仲御宗族勸之仕統勃然作色曰使統屬太平當
 與元愷評議遇濁代念與屈生齊潔若汗隆之間自當
 耦耕沮溺豈有辱身屈意於郡府之間乎澡身浴德量腹度形韓暨傳
 魏文帝詔曰大中大夫韓暨澡身浴德志節高潔年踰
 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益邵者也世說魚復
 侯為江州厚餉遺宗敬微宗辭曰少狂疾尋山採藥
 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然已足豈
 容當此拾還桑棋不剪草萊北史趙軌傳軌有行
 橫施戒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
 汝等宜以戒世說孔稚圭曰此當清疎門庭之甚
 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世說孔稚圭曰此當清疎門庭之甚
 得時馨頓忘宦情北史崔休傳休少孤貧矯然自立
 譽世說孔稚圭曰此當清疎門庭之甚
 聽事吏烏帽紗巾逢迎其恭因備酒饌一精好孔公
 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經案繩牀

一瑤林瓊樹劉昫唐書王維字摩詰齊中無所有唯茶
 坐以禪誦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餘年孤居一室屏絕塵
 累世說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塵
 風塵外物太復為清卿居然名士北史表聿修傳
 尉謂王衍十年未嘗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款每省中
 語戲常呼聿修為清卿大寧初聿修為太常少卿出使
 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交州時邢邵為刺史忽後
 送白絹為信聿修不受與邢邵書邢邵書曰老夫忽忽
 意不及此敬奉來肯吾無問然昔仲堪何如韓康伯答
 卿矣世說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
 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羸馬繩羈短
 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殷不如韓門庭羸馬繩羈短
 褐穿結唐書賈敦頤傳敦頤潁州刺史資蘆潔入朝
 刺史也陶淵明五柳先生傳以爲號焉環堵蕭然不
 不詳其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環堵蕭然不
 藏風日短褐穿結布被藜羹竹洲花塢名公傳所
 簞瓢屢空晏如也

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煖夏涼遇有睡
思則就枕故其詩曰牆高子肩室大斗布被暖餘黎
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竹洲花塢與道友裴得宋之
問藍田別墅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得宋之
舟往來彈琴賦
詩肅詠終日
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惟當坐處獨淨又謝瞻傳
瞻弟晦為宋臺右衛賓客輻輳瞻驚謂曰吾家以素退
為業汝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
耶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地宋史李南公傳南公度不能逐時好一試闢不偶退
嘗詣愿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卷裴彦回
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飲吳水 不辨路糧 晉書鄧攸傳攸載米之郡俸禄無
所受唯飲吳水而已南史孔覲傳時京士大旱都邑
米餉之顛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
路糧郎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耶可載米還彼吏曰自

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 據鞍索酒 挈
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
春持蔬 南史顏延之傳延之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嘗
乘羸牛車逢竣南簿則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遊里巷
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馬遊里巷
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
至於此也焦曰吾聞天下之遺德教者多矣吾何以不至於
此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詩曰普天之下其利溥其君者不
履其土非其日吾聞之非其詩曰普天之下其利溥其君者不
誰有之哉焦曰是棄其疏而食其糲者重進而輕退者
易愧而輕死於焦是棄其疏而食其糲者重進而輕退者
表百城 特置一榻 南史梁樂法才傳法才為建康令
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為百城表矣
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 長逝不顧 孤
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
興獨歸 後漢范冉傳冉與王奐親善奐為考城令屢遣
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冉乃與弟協

人部

開監貢山卷三百八十

高潔

二十

待之與識其聲即下車與相揖對與曰行路倉卒非陳
習潤之所可共前亭宿息以敘分隔冉曰子遠適千里
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
之譏矣便拂衣而去與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晉書
孟陋傳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
事未曾交遊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
也
為人灌園 將家浮海 辭三記鄒陽書曰於陵仲子
書逢萌傳時王莽殺其子宇萌即解冠
挂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于遼東

高潔四

原口不言錢 世說王尼甫雅尚元遠嘗疾其婦貪濁口
得行尼甫晨起見錢開 **增** 任心自放 藍後魏楊衙之伽
尚卓逸少有高操任心自放不 **志高青雲** 晉常璩梓
為時羈樂山愛水好游林澤 **彈琴獨酌** 宋史崔遵度傳遵度與物
不屈其身志高 **青雲則譙元也** 無競不言是非儼舍甚湫

隘有小閣朝退默坐其 **白雲自號** 元史察罕傳察罕
上彈琴獨酌脩然自適 **笑笑先生** 宋史文同傳
山別墅以白雲自號嘗入見 **山池居半** 南史庾悅傳悅性託居
帝望見曰白雲先生來也 **臣心如** 前漢書鄭崇傳崇上責崇曰
潔自號笑笑先生 **休明尼白** 自貧士傳蔡會字休明圭翳
山池居半蔬食 **白玉映沙** 鍾
敝衣不修產業 **受茶一串** 以翰苑新書陸贄
市對曰臣門如 **飲馬投錢** 三輔
駁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尼涅而不溜 **雲中白鶴**
曰白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尼涅乎 **麤竹成簾** 尚書有清德
嚙詩品謝靈運譬猶青松之拔灌木 **世說公孫度目** 邵原曰雲中
安陵清者有項仲山飲馬 **白鶴非燕雀之網** 所能羅也

劉晏見其寢室簾甚敝潛度廣狹以麝竹織成簾將以贈麋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高潔五

增詩晉郭璞詩曰緣蘿結高木蒙籠蓋一山中有冥寂
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嘯蕊挹飛泉 陶潛詩曰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
觴雖獨進盃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笑傲
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又詠二疏詩曰大象轉四時成
功者自去借問哀周來幾人得其趣遊目漢庭中二疏
復此舉高嘯返舊居長揖儲君傳餞送傾皇朝華軒盈
道路離別情所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

譽厭厭閭里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
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放意樂餘年遑恤身後慮誰
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 唐明皇送賀知章歸四明詩
曰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
孟浩然仲夏歸漢南園詩曰嘗讀高士傳最嘉陶徵
君日耽田園趣自謂羲皇人予復何爲者栖栖徒問津
扇枕北窓下采芝南澗濱因聲謝同列吾慕潁陽真
李白答高山人詩曰登艫望遠水忽見滄浪桹高士何
處來虛舟渺安繫 又獨坐敬亭山詩曰衆鳥高飛盡
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宋蘇軾雪堂

歌曰雪堂之前後兮春草齊雪堂之左右兮斜徑微雪
堂之上兮有碩人之碩碩考槃於此兮芒鞋而葛衣挹
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機負傾筐兮行歌而采薇

增騷楚詞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
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顙領亦何傷擘木根以結茝
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蹇
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
依彭咸之遺則 漁父篇曰屈原既放游於江潭顏色
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
故至於斯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

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
人皆濁何不泥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
而歠其醕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
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
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
白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
足遂去不復與言

增賦漢揚雄甘泉賦曰靡薜荔而爲席兮折瓊枝以爲
芳喻青雲之流霞兮飲若木之露英 晉孫綽遊天台

賦曰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釋域中之常戀暢
超然之高情 又曰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心胸蕩
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五蓋貪欲嗔恚睡
眠調戲疑悔也之遊蒙追義農
之絕軌躡二老之元蹤

增書明王守仁答南元善書曰凡有道之士其於富貴
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靄之往來變化於太
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礙也

增序晉王羲之蘭亭序曰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
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
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

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
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曾
不知老之將至 唐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曰窮居而
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而自潔

增贊明王達陶弘景贊曰哲哉陶公靡所不通糠粃富
貴勾曲之從月高秋肅一枕松風安知其他我保其躬
彼不知者謂公少疵山中宰相夫豈介而我知公心澹
然無爲不與物絕龍變是宜上凌下替世道日榛寧於
其時俯仰屈伸煙霞泉石今古乾坤高風邈哉不見其
人

增誠唐姚元崇冰壺誠曰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澈喻彼貞廉能守其節

增記宋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曰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唯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唯光武以禮下之在蠶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

之高哉

修整一

增詩曰有斐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

會縫也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如

星之明也

又曰羔裘晏兮三英粲兮

又曰君子至止黻

衣繡裳

禮記曰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

翔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齋邀足容重手容恭目容

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

尸燕居告

告者告語於人也

溫溫

又曰君子不矜而莊不厲

而威

又曰君子不失色與人

又曰長民者衣服不

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

史記屈原傳曰新

人部

泃鍾類纂卷二百八十

修整

臣

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前漢書匡衡傳曰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遵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修整二

增詩曰篤公劉于胥斯原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言公劉帶此劍珞以上禮記下於山原也舟帶也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 檀弓曰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

曾子與子貢弔焉閹人爲君在弗納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閹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閹人辟之涉及雷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前漢書雋不疑傳曰不疑進退必以禮暴勝之爲直指使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劍櫛具者木標首之劍也佩環玦褰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 薛宣傳曰宣爲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 風俗通曰漢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

車馬衣服極爲鮮好 漢書張堪傳曰堪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 吳志呂範傳曰範爲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修敬虔肅不敢輕脫 獨異志曰何曾家法修整年五十以上每見妻必正衣冠自坐面南妻坐面北上酒酬酢一歲不至再三 晉書衛玠傳曰玠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俊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同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 王獻之傳曰獻之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

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急風流爲一時之冠 孫晷傳曰晷每獨處幽暗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 杜乂傳曰乂性純和美容姿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 南史謝晦傳曰晦美風姿善言笑睂目分明鬢髮如墨時謝琨風華爲江左第一常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 王思遠傳曰都水使者季珪之嘗曰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思遠 褚綦傳曰綦風儀

端麗睂目如畫每公庭就列爲衆所瞻望焉 北史崔
陵傳曰陵狀貌偉麗善於容止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
面如刻畫聲敎爲洪鐘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
畏服 魏書曰封軌善自修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
事修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何必蓬頭垢面然後爲賢 新唐書溫彥博傳曰
彥博進止詳華人拭目觀 唐臨傳曰臨見妻子必正
衣冠 韋陟傳曰陟家法修整敕子允就學夜分視之
見其勤旦日問安色必怡稍怠則立堂下不與語雖家
僮數十然應問賓客必允主之 韋斌傳曰斌少脩整

好文藝容止嚴峭有大臣體 盧奐傳曰奐早修整爲
吏有清白稱 張嘉貞傳曰武后召嘉貞見內殿嘉貞
儀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 李晟傳曰晟收京師每
與朱泚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李懷光惡之戒曰將務持
重豈宜衣襖爲賊餌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畏服欲令見
之奪其心耳 世說補曰五代趙匡凝每整衣冠使人
持巨鑑前後照微覺有塵即令持紅拂去之 宋史王
旦傳曰旦與人寡言笑默坐終日歸家或不去冠帶入
靜室獨坐家人莫敢見之 李贊大臣傳曰韓琦姿貌
偉特美鬚髯睂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以爲高山太嶽

望之氣象雄傑 事文類聚曰宋梅學士詢性喜焚香
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出
則兩袖郁然濃香滿室 宋史米芾傳曰芾冠服效唐
人風神蕭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 留正傳曰光
宗自東宮朝見正謂左右曰修整如此其人可知 元
康里脫脫傳曰脫脫姿貌魁梧少時從其兄幹禿蠻獵
於燕南幹禿蠻使歸獻所獲世祖見其骨氣沈雄步履
莊重歎曰日後大用之才即命入宿衛 李洞傳曰洞
秀眉疎鬚目瑩如電面如冰玉唇如渥丹峩冠褒衣望
之者疑為神仙中人 同恕傳曰恕性整潔平居雖大

暑不去冠帶 宇文公諒傳曰公諒平居雖暗室必正
衣冠端坐 許楫傳曰楫一日從省臣立殿下世祖見
其美髯魁偉問曰汝秀才耶楫頓首曰臣學秀才耳未
敢自謂秀才也 明任亨泰傳曰洪武二十一年亨泰
由太學生為進士第一授修撰即擢少詹事儀觀甚偉
端重自持進止皆有容度人以此稱之

修整三

攝威儀 整風俗 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晉書和嶠傳嶠有風格慕舅夏侯元之為
人厚自崇重有盛名于世朝 無惰容 不過則 晉書王劭
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 傳劭美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 遲行
情替之容 禮記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

人部

緩步 仰首翹身 南史褚彥回傳彥回美儀貌善容止
國使人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嘗勤曰彥回能遲行緩
步便得人宰相矣世目之明帝嘗勤曰彥回能遲行緩
笑曰此人不可無也 齊太尉張猛上奏曰彥回能遲行緩
坐嘗危膝行常曳步翹身仰首見者驚異 越風韻都
似足武相銜 南史王筠傳沈約見者驚異 越風韻都
風韻都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曰王郎非惟似外祖袁
此一條不能酷似 袁公見人輒矜嚴曰王郎非惟似外祖袁
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弟皆盛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
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
銜無敢 散幘斜簪 洗牀拭席 諸南史王儉傳儉監試
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放效
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 宋
庾仲文傳仲文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
拭席洗於時陳郡殷仲亦好淨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
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 必為方伯 不減
之仲文好潔反是每以此見譏

古人 南史庾翼傳翼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
翼必為方伯 宋史李公麟傳公麟襟度超軼名
士交譽之黃庭堅謂 吐納風流 進退閑雅 南史張
其風流不減古人 吐納風流 進退閑雅 南史張
繕儀表端麗進退閑雅見者肅然如在宗廟 又陸繹傳
焉取則 紫羅香囊 玉柄麈尾 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
欲傷其意因戲貽取而焚之 世說王巨甫容貌
整麗妙於談元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甚
有容狀 故益鮮明 南史劉懷慎子德願善御車孝武
夏王義恭弟德願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 又何敬
容傳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
卷指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
明嘗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牀慰之或暑月背為之
焦 魏舒堂堂 王恭濯濯 晉書魏舒身長八尺二寸
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云濯濯如春月柳嘗
恭傳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

人部 州監貢 卷一百一十 修整

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垂鞭按轡傳粉施朱
 謂上紀已起垂鞭按轡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
 顏氏家訓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無不燠衣剃面
 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躡高齒履坐棋子弟無不燠衣剃面
 囊列器玩於左右從風神如許容止可觀宋史楊
 容出入望若神仙杜果幕果曰風神如許容止可觀宋史楊
 用故人薦出淮開王或博通典籍辨慧清悟風儀詳審
 容止如藍記臨淮王或博通典籍辨慧清悟風儀詳審
 可觀水華黎兒失烈門子中元史速渾察傳渾察總
 見其威容凜然儼有奇氣所部軍士紀綱整肅還使至
 以告帝曰真木華黎家兒也又博爾忽傳月赤察兒
 姿貌英偉望之如神世祖雅聞其賢且閑其父之死年
 十六召見帝見其容止端重奏對詳明喜而謂曰失烈
 門有明秀若神鬚眉如畫特名士傳王且甫天形奇
 子矣明秀若神鬚眉如畫特名士傳王且甫天形奇
 王茂傳茂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
 莫見其情容姿表瓌麗鬚眉如畫為眾所瞻望謝安

自況張緒當年南史王儉傳詳上散幘斜簪註又
 條甚長狀如絲縷武帝以植于靈和衣冠鮮麗眉
 殿前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衣冠鮮麗眉
 日清揚冠鮮麗何敬容身長八尺白晳美鬚眉性矜衣
 方頤而眉目清揚望善自標置儼如老成元明風
 而和雅量君子善自標置儼如老成元明風
 采間有如此風神惟須自標置儼如老成元明風
 盧郎有如此風神惟須自標置儼如老成元明風
 史太平傳太平資性閑朗正錦衣驄馬櫻笠綺裘
 大雖在弱齡儼然如老成錦衣驄馬櫻笠綺裘
 宋史韓世忠傳世忠勳勳人語之曰錦衣驄馬
 立陣前名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著
 敵冠姓諸宋俞遠白號空谷山人身軀神骨秀疎好著
 小冠戴文山櫻笠衣白綺裘儼然如老成錦衣驄馬
 人盡善持音儀好治容服南史張敷傳敷善持音
 驚手曰念相開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
 執自數也宋史王疇傳疇好治容服坐立巖然言必
 起自數也宋史王疇傳疇好治容服坐立巖然言必
 人部

文未嘗 戲慢 改席易衣 長裾廣袖 南史羊欣傳欣嘗請

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

屬文詞昆季並尚清秀有襟期倫理涉觀史傳兼 傳粉

修整四

何郎 薰香荀令 明世說新語何平叔叔美姿儀面至白魏

嗽大汗出以朱衣白拭色轉皎白 正夏月與熱湯餅既

修整四

季和性愛香謂張曰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幙三日香氣

修整四

必走也晉荀勗為尚書令故云令君

修整四

原避雨危坐 後漢書茅容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

修整四

玉山照人 晉書裴楷傳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謂

修整四

風儀嚴峻 荀風儀嚴峻峻人望而畏之 乃與促膝

修整四

人也 風儀嚴峻 峻人望而畏之 乃與促膝

修整四

南史王思遠傳思遠立身簡潔客有請已者現知衣履

修整四

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之後猶令二

修整四

人交帝拂 自合一香 服香潔自合一香武帝果悅之

修整四

其坐處 鳴玉以相 國語王孫圉鳴玉以相 進止有常處

修整四

宋史王曾傳曾姿質端厚眉目 如畫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

修整五

增詩唐李白贈獨孤駙馬詩曰都尉朝天躍馬蹄香風

修整五

吹人花亂飛銀鞍紫鞵照雲日左顧右盼生光輝 宋

修整五

王臨川詩曰紫芝眉宇傾一半笑語但聞鷄舌香

修整五

增賦晉左思蜀都賦曰若夫王孫之屬邵公之倫從禽

修整五

於外巷無居人並乘驥子俱服魚文元黃異校結馬續

修整五

人部

清鑑錄卷一百一

修整

三

紛

增騷楚屈原離騷經曰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又涉江篇曰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魏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予知吾方高馳而不顧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一

人部四十 公平正直

公平一

增易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書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詩曰鴈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禮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一

公平

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原**又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 **增**又曰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苟利國家不求富貴 晉書潘尼曰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 又王坦之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 洪武實錄曰上謂侍臣曰夫好憎者人情所不能無也然好得其正憎得其實斯不陷於一偏至於喜怒莫不皆然一有所偏則人得而中之矣大抵

人能不偏于好憎喜怒則此心廓然大公不爲物累是 以其耳目聰明志氣如神矣 老子曰天之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子華子曰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 慎子曰夫投鉤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鉤策爲均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故著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信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 荀子曰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分明於中不以

私害之若此則可謂公士矣呂氏春秋曰昔瞽王之治天下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有天下者衆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无私長一類甘露時雨无私長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淮南子曰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爲命說苑曰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處公門則不言貨當公法則不阿親奉公舉則不避讎忠於事君謂之公

公平二

增說苑曰晉文公問咎犯誰可爲西河守對曰子羔曰非汝之仇歟曰君問臣守者非問臣之仇也子羔見而謝之咎犯曰薦子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左傳曰楚申公巫臣以夏姬行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我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原**禮記曰昔衛獻公出奔反國及郊將頒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

不果頒 **增**左傳曰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帑燹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家語曰楚王出遊亡烏鵲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已之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原**又曰澹臺滅明爲人公正無私 **韓詩外傳**曰楚白公之難有社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難其母曰棄母死君可乎社之善曰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

死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社之善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 **增**史記司馬穰苴傳曰穰苴將兵扞燕晉之師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 **吳起傳**曰魏文侯以吳起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 **原**漢書曰蕭何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惠帝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增**楊敞傳曰敞子惲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 **雋不疑傳**曰不疑每行縣錄囚徒還其

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
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 于定國傳曰定國父
于公爲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罹文法者于公所決皆
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 黃霸傳曰宣帝
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
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朱邑傳曰邑爲人敦厚篤於
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 **原**
東觀漢記曰耿嵩履清高之節王莽末賊盜起穀貴人
相食宗族在兵中者數百人升合分糧時嵩年十二三
宗人共推之主廩給莫不稱平 **增**後漢書陰興傳曰

興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哀不相能知其有用猶稱所
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
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 陳實傳曰實
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
怨者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 高柔傳曰時
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
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
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
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耶柔曰廷尉天下之
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旨深切

帝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 魏紀習鑿齒曰
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
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之所
以能窮物而無怒者以其無私也 晉書顧榮傳曰榮
平心處當多所全宥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狀貌
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
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 北史高隆之傳曰隆之入爲
尚書右僕射時初給人田羣貴皆占良美貧弱咸受瘠
薄隆之啓神武更均平之 通鑑曰劉子翼性剛直朋
友有過嘗面責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

恨 唐書李素立傳曰素立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
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
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下先棄刑書
乎帝嘉納 房元齡傳曰元齡當國夙夜勤彊任公竭
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媚忌聞人善若已有之議法處令
務爲寬平不以己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
所能 唐臨傳曰臨持節按獄交州出冤繫三千人累
遷大理卿高宗嘗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爲國之
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衷以稱朕意
他日復訊餘司斷者輒分訴不已獨臨所訊無一言帝

問故答曰唐卿斷囚不寃所以絕意帝歎曰爲獄者固當如是 張文瓘傳曰文瓘居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嘗有小疾囚相與齋禱願亟視事時以執法平恕方戴胄 徐有功傳曰有功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出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嘗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故有功爲獄嘗持平守正 韋承慶傳曰承慶凡三掌選銓授平允議者公之 李日知傳曰日知及進士第天授中歷司刑丞時

法令嚴吏爭爲酷日知獨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囚無死法皆以狀讞而武后用日知議 李昭德傳曰昭德父乾祐貞觀初爲殿中侍御史郇令裴仁軌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領之 韋陟傳曰陟遷吏部侍郎選人多僞集與正調相冒陟有風采擿辨無不伏者黜正數百員銓綜號爲公平 盧從愿傳曰睿宗立拜從愿吏部侍郎吏選自中宗後綱紀耗蕩從愿精力於官

偽牒詭功擿檢無所遺銓總六年以平允聞帝異之特
官其一子 記纂淵海曰唐裴均器局峻整人不敢干
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均資給優厚從容款洽其人
乘間求京兆判司均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
私傷朝廷至公他日有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均則
必不可 唐書崔祐甫傳曰祐甫改中書侍郎薦舉惟
其人不自信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
不諧允 韋仁壽傳曰仁壽爲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
得罪者皆自以韋君所論死無恨 通鑑唐紀曰元義
方言李絳私其同年上以詰絳對曰若其人果才雖在

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
便身非徇公也 五代史曰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
中書有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命李
懌爲之懌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偶然耳後生可畏來
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
俊爲准格 宋史李沆傳曰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
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
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
敢效尤 王旦傳曰寇準罷樞密使託人私求爲使相
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已

而除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謝曰
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且所以薦者準媿歎以
爲不可及 楊仲元傳曰仲元戒諸子曰吾入官五十
年未嘗以私怨加人雖杖刑之微苟有兩比不敢與輕
法以是爲報國耳 詹體仁傳曰郡人真德秀早從遊
嘗問居官治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
媿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云 元史朶爾直班傳曰
朶爾直班爲遼陽行省平章政事至官詢民疾苦知米
粟羊豕薪炭諸貨皆藉鄉民販負入城而貴室童奴公
府隸卒爭強買之僅酬其半值又其俗編柳爲斗大小

不一豪賈猾僧得以高下其手民咸病之即飭有司厲
防禁齊稱量諸物乃畢集而價自平 周自強傳曰自
強爲婺州路義烏縣尹時民間田稅之籍多失實以故
差徭不平自強出令履畝覈之民不能欺文簿井井可
攷於是賦役平均貧富樂業 張閏傳曰閏八世不異
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爲女
功工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者即抱
哺一婦歸寧留其子衆婦共乳不問孰爲己兒兒亦不
知孰爲己母也 明紀曰天順朝會試下第舉子有怨
考官者以李賢弟李讓亦不第揣賢必怒遂奏考官較

文顛倒宜正其罪上召賢問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命置舉子於法羣議乃息

公平三

增孺子分肉 良將投醪 史記陳丞相世家里中社平
孺子之為宰分肉甚均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
是肉矣黃石公記昔良將有饋軍醪者投於河令士
卒迎流飲之策非滋味及也 河 終不判署 豈復關
懷北史羊敦傳敦為本州別駕公公平正直見非法終不
知饒州呂再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當大用之
豈可但除舊職遂拜龍圖閣直學士經略陝西希文面
謝曰向以公事忤相公不意乃爾 大小咸便 毫髮
獎拔許公曰豈復以前事關懷

無私 元史白景亮傳景亮授衢州路總管先是為郡者
富民或優有餘力而貧弱不能勝者多至破產失業景
亮深知其弊乃始覈驗田畝以均之役之輕重一視田
之多寡大其小各使為法咸便安之由是民不勞而事
易集他郡邑皆取以為法 宋史王旦傳旦為相王曾
等謂旦曰每奏事其間有不法 宋史王旦傳旦為相王曾
人言以為不可一日奏對旦退曾等稍留帝驚曰有何
事不與王旦來皆以前事對帝曰旦等稍留帝驚曰有何
察之無毫髮私自束封後朕諭以小事一在朕左右多年朕
謹奉 選德進賢 稱讐立子 新唐書韋表微傳表微
表微薦路隋處厚以諸父事表微因曰隋位崇入且翁
右奈何答曰選德進賢初不計私也 左傳祁奚請老
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
午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于謂祁奚
也可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于謂祁奚
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
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 人莫干私 子乃寬
蕩蕩其祁奚之謂矣午祁奚子 公平

過宋史李沆傳沆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動遵條制人莫
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者解狐對曰荆伯柳問左右誰賢人殆可
文侯將以荆伯柳為河守荆伯柳曰謝而謝之曰子乃寬
君之過也言於君請再拜謝解狐曰言于者公也怨子
臣之過也言於君請再拜謝解狐曰言于者公也怨子
者吾私也公事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于者公也怨子
已行忽也公事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于者公也怨子
有刺張黎傳黎以公平無私不受請謁甚著聲稱南史江湛傳
北史張黎傳黎以公平無私不受請謁甚著聲稱南史江湛傳
約公平甚著聲稱黎以公平無私不受請謁甚著聲稱南史江湛傳
下之日家無餘財代犯蹕罰金降階勸酒史記張
騎捕屬之廷尉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
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
不信於民也廷尉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
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北史崔暹傳魏帝宴華林園
謂神武曰自頃酒神武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
平者王可勸以酒神武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
謹奉明旨敢以酒神武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

褒美
荆人遺弓 虎賁奪劍 呂氏春秋荆人有遺弓
荆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後漢書
間之曰去其荆而後漢書
張陵官尚書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令出敕羽林虎賁
奪劍勅奏冀詔以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令出敕羽林虎賁
陵考廉不疑疾陵之奏冀謂曰昔舉君適以自罰也陵
對曰明府不以疾陵之奏冀謂曰昔舉君適以自罰也陵
獨薦處厚 皆喜少卿 新唐書韋表微傳表微為翰林
端州龐嚴蔣防皆謫去學士藝文類聚史記曰邑中人
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學士藝文類聚史記曰邑中人
民俱出獵任安常分麋鹿雉不激不隨 無偏無黨
宋史曾三復傳三復在亭餘兩年持論正平不激不
隨書無偏無黨王通蕩蕩無黨無偏論王通平不激不
三國各處 一兒往督 燕書梁琛使秦琛從兄弈先在
止齊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各處三國及其聘
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余敢忘乎竟不止弈
人部 端監頤和卷一百八十一 公平

數就卿舍因問東國起居瑛曰今二方鼎據兄弟並蒙
附寵論心各有所在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
所欲聞何以見問藝文類聚魏武令曰今壽春漢中
長安先欲使一兒各往督領之欲擇慈孝不違吾令
亦未用誰也雖兒小時見愛而長大不能善必用之
吾非有二言也不但私臣吏兒亦不欲有所私
敢忘先君每戒諸子魯五代史郭延魯遷復州刺史延
民到於今思之吾今幸得為刺史其敢忘吾先君者九
由是益以庶平自勵民甚賴之宋史范純仁坐貶每
戒諸子兄弟毋得小有不平七子均養兩虎共鬪通
上命宋璟蘇頌為諸王之子制名及國邑之號又令別
一佳名及佳號進之璟等上言七子均養著於國風今
臣等所制名號各三十餘輒混同以進如拜上卿位無
之德上善之號各三十餘輒混同以進如拜上卿位無
見頗引車避匿吾相見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已而
臣雖孱弱獨畏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
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鬪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

者以先國家之為官擇人迎門見母新唐書陸象
急而後私讐也象先為揚州參軍事時吉項與元方同為吏部侍郎項
擢象先為洛陽尉元方不肯當項曰為官擇人豈以吏
部子廢至公耶彙書孔奮在姑臧四年治貴仁平太
守梁統深相敬不以官屬禮之嘗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徹棘開門毀家紓國五代史和凝傳凝知貢舉是以
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
為常擬微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秀
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尹惟憂國家不私親戚書
王坦之何充傳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
以功臣為先不以此私恩尺布無私一瓜必共鄭文
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尺布無私一瓜必共鄭文
嗣傳文嗣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布無
私甘美雖北史齊蘭陵王長恭傳長恭為將躬勤細事每得
必與將士共之吾為宰相子皆奴材貞治軍嚴

朔方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故王元振為之作亂子儀
至軍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為之作亂子儀
乘其無備無絳州矣吾為宰相豈愛一卒之私耶收元振
及其同謀者四十人皆殺之記纂淵海郭子儀杖殺無
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皆殺之記纂淵海郭子儀杖殺無
諸子泣訴于儀且言都虞候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
以事語之儀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何不賜置
賞父之都虞候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何不賜置
軍門賞分麾下唐書石雄傳雄臨財非奴材而何賜置
武編漢李廣歷七郡太守前無餘財終不言生產業將兵
之絕處不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士卒奉職死節
不盡餐不嘗食士卒不盡飲不近水士卒奉職死節
論法決疑史記問遺無所傳都為愛樂為用也奉職死節
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州書佐為督軍從事職典刑獄
楊戲傳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為督軍從事職典刑獄
論法決疑何必不九卿豈可負一郡傳謝字升卿
號為平當

祖父經為郡獄吏按法平允每冬月七其狀恒流涕隨
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
吾決獄六十餘年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孫何必不為
九卿耶故字訓曰升卿三國志王觀傳觀為南陽涿
郡太守明帝即位下詔書使郡縣外為劇中平者主者
欲言郡為中平觀教曰此郡使郡縣外為劇中平者主者
不為劇耶為主者曰若郡為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
夫君者所以主民也若郡為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
豈可為人守之私而負一郡在外劇則於明府有任子觀曰
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之民乎遂言為外劇郡後
于定國為廷尉民以不冤蘇孺文按太守人皆知
畏漢書于定國傳定國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
寬民于定國為廷尉民以不冤蘇孺文按太守人皆知
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賊廼請
太守獨有設酒肴陳生平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
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
明其罪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人為不善無使
止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公平

聞於應鈴 吾自非私敢以撓夫弘正

有不平不走官府而走應鈴之門為弘正

無使范公問之元史張弘範傳弘範南征以弟弘正

也軍鋒戒之曰汝驍勇非私汝功曹奉檄敢辭從

事之書 使者行臺先飲故人之酒 後漢書袁安傳安

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情則

加功曹所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恒懷朔三州鎮將元尼須

與懷少舊貪穢狼藉置酒請懷朔懷朔曰命之短長由御

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朔曰今日之集乃為使人檢鎮將

飲酒之坐非非須其奉公不撓皆此類也

罪狀之處尼須其奉公不撓皆此類也

而表勅尼須其奉公不撓皆此類也

晉任以宮省 三國志董允傳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

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

公平四

猶宰割羊 元史忙哥撒兒傳忙哥撒兒為

省之事以宮 猶宰割羊 元史忙哥撒兒為

主上以我長此官諸公其為我言以何道守官眾皆默

然又問之有夏人解者不 可談風月 世說徐勉為吏

猶宰之判羊也解者不 可談風月 世說徐勉為吏

使傷其脊在持平而已 可談風月 世說徐勉為吏

人夜集客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 為近世

止可談風月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 為近世

表記纂淵海尹翁歸抱 公門桃李 唐紀狄仁傑嘗薦

或謂仁傑曰為近世表 公門桃李 唐紀狄仁傑嘗薦

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分衣共食 熹在朝

姻親未嘗私以王官 品裁清允 唐書楊綰傳綰遷

服其 密籍其名 宋史王旦傳旦為相賓客滿堂無敢

後名與語訪詢四方利病或可疏其言及素知名者數月

之觀才之所長密籍其名其人復來不見也 家書不

發富鄭公神道碑富公使契丹始受命聞一女卒再

人部 發富鄭公神道碑富公使契丹始受命聞一女卒再

發富鄭公神道碑富公使契丹始受命聞一女卒再

發富鄭公神道碑富公使契丹始受命聞一女卒再

與士卒分勞

武編魏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糧與士卒分勞

斷獄三十年

後漢書郭躬傳躬父弘太守宓恂以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凡為

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介吳中復為御史或問曰君未嘗與人相識而薦之何也孫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

不求識面臺官

東軒筆錄孫夢得為中丞薦唐

公平五

增表

諸葛亮出師表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

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

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增對

唐陳宏對曰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

言事稍直則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為不靖切直者目曰

沽名眾怨所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某

人之遷是嘗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擢是

嘗援古事以文邇日之天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

棄老奸宿憾以巧請而率復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

徑則舉錯當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

原論

魏曹羲至公論曰凡智者之處世咸欲興化致治

者也興化致治不崇公抑私割情以順理厲清議以督

俗明是非以宣教者吾未見其功也清議非臧否不顯

是非非賞罰不明故臧否不可以遠實賞罰不可以失

中若乃背清議違是非雖堯不能一日以治審臧否詳

人部

附錄

公平

賞罰雖中主可以萬世安君子知私情之難統至公之易行故季友鳩兄而不疑叔向戮弟而不悔斯二士者皆前世之通士晉魯之忠臣也亦豈無慈愛骨肉之心愍恤同生之仁哉夫至公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理之要也人之用也昔鯀者親禹之父也舜則殛鯀而興禹禹知舜之殛其父無私故受命而不辭舜明禹知己之至公故用之而無疑無私者雖父黜而子不言況用之他哉 晉嵇康釋私論曰不知冒陰之可以無影而患影之不匿不知無情之可以無患而恨情之不巧豈不哀哉未有抱僞懷姦而身立清世匿非藏情而信著明

君者也是以君子既有其質又觀其鑒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非賢入君子高行之異美者乎

評三國志諸葛亮評曰諸葛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重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增 唐張蘊古大寶歲曰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眾棄而後加刑眾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

增 誠唐姚元崇執秤誠曰聖人為衡四方取則志守公平體兼正直用於天官銓綜斯得行於里閭紛競以息故南北以對左右以持秤物低昂不差毫釐使錙銖不惑輕重無疑智不能矯愚不能欺存公去詐以公滅私無偏無黨君子似之法者天下公器官者庶人之師其

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無怨唯上之平故曰上之所仰人皆其向我之所教人皆其效心苟至公人將大同心能執一政乃無失嗟爾多士欽哉勉旃庶以觀則同夫佩弦

正直一

增 爾雅曰桺梗較頤庭道直也注桺梗較頤皆正直也詩曰既庭且碩頤道無

所屈疏庭條直也 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 又曰君子敬

以直內 書曰直哉惟清 又曰直而溫 又曰平康

正直 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又曰彼其之子邦

之司直 禮記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

人部

生矣 又曰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 韓詩外傳曰君子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疵也 又曰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激行 國語慶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 漢書賈山至言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 宋史羅點傳曰點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已行必直道言必直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

時俗小人志在一已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言所行皆取悅之道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鮮矣用其所以取悅者其不得志亦鮮矣 亢倉子曰聖王貴忠臣正士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 荀子曰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忤君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 韓非子曰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 文中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吾未見處岐路而不遲迴者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鹽鐵論曰犯嚴顏以匡公卿之失者直士也 元次山曰吾輩全直三十年未嘗

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日

正直二

增子華子曰堯舜三代之王也無意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也 又曰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公將致其所賞晏子辭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 韓詩外傳曰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

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新序曰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如何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至任座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是以知君非仁君也文侯怒逐任座次至翟璜對曰君仁君也曰何以言之對曰吾聞其君賢者其臣直間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仁也文侯曰善復召任座 呂氏春秋曰

熊意見齊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何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汙君今意身得見君而家托乎齊意何能直夫賢主所以貴士者以其能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人主欲聞枉而惡直是障水源而欲其流也漢書周昌傳曰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昌廷爭之強上聞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史記汲鄭傳曰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

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漢書蓋寬饒傳曰寬饒奏封事上以寬饒怨謗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頌寬饒曰寬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後漢書禰衡傳曰孔融上疏薦衡曰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司馬芝傳曰芝性亮直不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無異言蘇則傳曰則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僚昭

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臣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 晉武帝本紀曰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讜言謬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爲患豈以諍臣爲損哉 晉中興書曰紀回字公則不畏強禦丹陽尹桓景頗佞事司徒導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回答曰公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

甚愧之 晉書庾袞傳曰袞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袞獨否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袞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袞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歎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 王恭傳曰會稽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 崔洪傳曰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有過輒面折之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荆棘來自博陵在南爲鵠在北爲鷹 孫盛傳曰盛

著晉陽秋詞直而理正既而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計盛大怒不許南史陸杲傳曰杲爲御史中丞性倖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肩在任贓汙數百萬杲奏收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有事託杲杲不答梁武聞之以問杲杲答曰有之帝曰識睦之不答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劉瓛傳曰齊高帝謂瓛曰吾應天革命物

議以爲何如瓛曰陛下戒前規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及帝出謂司徒褚彥回曰方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明山賓傳曰山賓家中嘗乏困貨所乘牛旣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樸激薄停澆矣北史古弼傳曰弼入欲陳奏遇帝與給事中劉樹棋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帝前捽樹頭掣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歐其背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失容放棋曰不聽奏事過在朕樹何罪置之弼具狀

以聞帝奇弼公直皆可其奏 魏書于烈傳曰烈爲領
軍將軍咸陽王禧爲宰輔曾遣家僮傳言於烈曰須舊
羽林虎賁執仗出入領軍可爲差遣烈曰領軍但知典
掌宿衛有詔不敢違理無私給奴惘然而返禧復遣謂
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
答曰若是詔應遣官人何由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
可得羽林不可得 北史高恭之傳曰恭之字道穆以
字行除御史中尉帝姊壽陽公主出犯清路執赤棒卒
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恨泣以訴帝帝
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

陽固傳曰中尉王顯起宅旣成集寮屬宴饗酒酣問固
曰此宅何如固曰晏嬰湫湓流稱至今豐屋生災著於
周易此蓋同傳舍耳惟有德能卒願公勉之 柳昂傳
曰昂子調歷祕書郎侍御史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
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動搖不須風調斂版正色曰調
信無取公不當以爲侍御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
具瞻之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 榮毗傳曰楊素
薦毗爲華州長史素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
繩之無所寬貸素因朝集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
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

其在朝侃然正色爲百寮震懾 韋思謙傳曰思謙擢
監察御史常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嶽震懼州縣爲
不任職中書令褚遂良市地不直思謙劾之罷爲同州
刺史及復相出思謙清水令或弔之答曰吾狷直觸機
輒發暇恤身乎 李邕傳曰邕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
璟劾張昌宗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
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 舊唐書曰韋
安石爲納言常於內殿賜宴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
人於前博戲安石跪奏曰蜀商賤類不合預登此筵因
顧左右令逐出之一座皆爲失色則天以安石辭直深

慰勉之 通鑑曰武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皆以爲
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
在臣等 唐書李日知傳曰初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
臨幸宴從官賦詩日知卒章獨以規誡睿宗他日謂曰
嚮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 白居易傳曰
居易對殿中論執彊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
色罷謂李絳曰是子吾自拔擢乃敢爾我叵堪此必斥
之 吳兢傳曰兢初與劉子元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
宗誘張說誣証魏元忠事後說爲相讀之心不善知兢
所爲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

競曰子元已亡不可受誣地下競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斬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 田布傳曰布爲左金吾衛將軍諫官常論事帝前同列將麾却之布止曰使天子容直臣毋輕進 李晟傳曰晟嘗曰魏徵以直言致太宗於堯舜上忠臣也我誠慕焉行軍司馬李叔度曰彼搢紳儒者事公勲德何希是哉晟曰君失辭晟幸得備將相苟容身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耶 通鑑曰柳公綽爲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臣職當杖

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內左右巡使當奏上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穆寧傳曰寧性不能事權右毅然寡合執政者惡之雖直其誣猶置散位寧默不樂喈曰時不我容我不時徇又可以進乎嘗譔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又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爲大吾志直道而已苟枉其道三牲五鼎非吾養也 鄭澣傳曰澣爲右補闕敢言無所諱憲宗謂澣父餘慶曰卿令子朕直臣也可更相賀 劉蕡傳曰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庭是時第

策官見黃對嗟伏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
取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河南府參軍事李邵曰黃逐
我留我顏其厚耶乃上疏曰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黃
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奸必容雖過當獎書於史策千
古光明 五代史曰蕭儼仕南唐累官大理卿兼給事
中後主屢與嬖倖對奕儼入白事舉奩投地後主大怒
曰汝與魏徵孰愈儼從容曰臣若非魏徵陛下亦非唐
太宗矣 宋史竇偁傳曰偁遷左諫議大夫充職七年
參知政事上謂偁曰汝何能臻此偁曰陛下不忘舊臣
太宗曰非也卿能以公正責賈琰朕旌直臣耳 呂端

傳曰端被疾詔免常參後以太子太保罷在告三百日
有司言當罷奉詔賜如故時李惟清以樞密改御史中
丞意端抑已即彈奏常參官疾告逾年受奉者又構人
訟堂吏過失欲以中端端曰吾直道而行無所愧畏也
唐介傳曰介爲人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官缺衆皆
望介處之觀其風采神宗謂其先朝遺直故大用之
張戢傳曰戢爲監察御史裏行論王安石亂法書數十
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戢曰戢之狂直
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 鴻書曰王安國
字平甫安石弟也以茂才入對帝問卿兄秉政若何曰

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荆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於內兄諭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即應曰宰相公遠佞人 宋史趙鼎傳曰車駕還臨安內侍移竹栽大內鼎見之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 韓世忠傳曰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撓檜怒又抵誹和議觸檜尤多 杜莘老傳曰莘老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稱骨鯁敢言云 王淮傳曰樞密都承旨王忬怙寵爲姦淮極陳其罪謂人主受謗鮮不由此上即

斥之且曰丞相直諒無隱君臣之間正宜如此章穎論事狂直上將黜之淮曰陛下樂聞直言亡大夫以言相高此風可賀也黜之適成其名上說 倪思傳曰思疏十上言多痛切時李皇后寢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於灤因奏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卒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幾至亂亡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諫直如此吾黨不逮也 葉顥傳曰高宗詔求直言顯上疏謂陛下以手足之至親付州郡之重寄是利一人害一方也人稱其直 辛棄疾傳曰孝宗召對延

和殿時虞允文當國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材持論勁直不為迎合 程元鳳傳曰元鳳改宗學博士以詩禮講榮王府旁諷曲諭隨事規正多所裨益王亦傾心敬聽輪對極論世運剝復之機及人主所當法天者理宗覽之曰有古遺直風 楊泰之傳曰泰之入對言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使天下以言為戒臣恐言路既梗士氣益消上奇其對金史紀石烈良弼傳曰一日上問良弼曰朕觀前史有在下位而存心國家直言為民者今無其人何也良弼曰今豈無其人哉蓋以直道而行反被謗毀禍及其

身是以不為也 李晏傳曰晏為御史中丞會朝士以病謁告世宗意其詐謂晏曰卿素剛正今某詐病以宰相親故畏而不糾與晏跪對曰臣雖老平生所恃者誠與直爾百官病告監察當視臣為中丞官吏奸私則當言之病而在告此小事臣容有不知其畏宰相何圖焉 張行信傳曰行信為人純正不事修飾雖兩登相位殆若無官然遇事輒發無所畏避每奏事上前旁人為動色行信處之坦如也 元史竇默傳曰默為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與人居溫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 程思燕傳曰思燕

累任風憲剛正疾惡言事愷切如請早建儲貳訪求賢
俊辨車服議封謚養軍力定律令皆急務也 楊朶兒
只傳曰御史納璘言事忤帝怒叵測朶兒只救之後
數日帝讀貞觀政要朶兒只侍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
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
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璘耶當赦之以成爾直名
明洪武實錄曰劉基爲人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
下事是是非非無少回曲上察其誠任以心膂基亦自
謂不世遇知無不言 宋思顏傳略曰太祖嘗視事東
閣天暑汗沾衣左右更以衣進皆數經浣濯者思顏曰

主公躬行節儉衣浣濯之衣真可示法子孫但恐今日
如此後或不然願始終如一太祖嘉其直賜之幣 稗
史曰文皇喜漢王英勇乃私召問隆平侯張信信艷然
對曰事干天常豈易爲耶文皇大怒拔劔折信齒衣盡
血漬少焉賜更新衣曰直臣也事遂寢 李時勉傳略
曰帝幸史館撒金錢賜諸學士皆俛取時勉獨正立帝
乃出餘錢賜之 羅倫傳略曰倫舉進士對策有曰人
主一日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
政欲去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官修撰
會李賢奪情臺諫皆不敢言倫詣私第告以不可旣數

日復上疏歷陳古今奪情之非遂落職士論益榮之
武宗實錄曰王恕字宗貫三原人巡撫雲南勅鎮守中
官不法事沒其部下所得金寶勲戚咸憚之使人至
方無敢索其賂者居雲南九月疏二十上言皆剴切由
是直聲動天下又曰馬文升歷事五朝垂六十年儉
節清名終始如一直道而行不阿權貴雖遭讒懼詬屢
起屢仆迄不少貶獻徵錄曰明憲宗時妖僧繼曉狹
近幸梁方以進得被殊眷林俊上疏極論請斬繼曉而
黜方言甚激烈時言路久塞臺諫噤不敢作一語俊直
聲振海內人比之鳳鳴朝陽云

正直三

增賜箸

破琴

開元遺事宋璟為宰相時奉御宴帝以

之遠對也

請劍

張綱埋輪漢書朱雲傳張綱以帝師位特甚

願賜上方斬馬劍

綱曰臣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曰廷尉傳罪

死不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詆訕上

廷尉傳罪

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幾知聖朝何如耳左

將軍辛慶

忌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于朝何如耳左

將軍辛慶

輒以非固當容之

後漢書張綱傳綱于洛陽都亭曰豺

狗行風俗網受命之部獨埋其車輪于洛陽都

亭曰豺

問狐狸

明目張膽讜論危言韋思謙為御史

譜龔端元昌初進士立朝未嘗隨世俯仰欽宗

時極論

口大丈夫當敢言地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

萬姓統

人部

正直

時事危言 謹論欽宗 置笏而退 躡履以行 北史劉
謂其凜凜有直臣節 隋文帝嘗怒一郎於殿前答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
過又小上當怒一郎於殿前答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
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不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素清其
於理安得輕臣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置笏于地而致之
上斂容謝之遂原所答者宋史王希呂傳希呂以而退
張說出外謝之遂原所答者宋史王希呂傳希呂以而退
院不草詔皆相繼出見用也氣勢顯赫後省不書黃學以
屏徒御躡履以行恬不為悔由是直聲聞於遠邇雖以
此點亦以 韓休知否 魏公兼之 唐韓休傳休以
此見知 帝嘗繼苑中或大張樂稍過雅才宋璟曰叔向
休知否 帝嘗繼苑中或大張樂稍過雅才宋璟曰叔向
古遺直子產古遺愛 坐客引去 陛下何之 東陳
兼之者其魏公乎 愛 坐客引去 陛下何之 東陳
偶僮負氣不戚戚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
言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為已累稍引去
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

曰此自臣責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
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
並為佳士 豈有僊人 宋史周葵傳葵嘗乞名用待從
遂薦李浩龔茂良孝宗皆以為佳士次第用之 吳志
虞翻傳翻性疏直數有酒失孫權與張昭論神仙翻指
昭曰彼皆死人而語 允真忠臣 岱之益友 北史高
神仙世豈有神仙哉 允真忠臣 岱之益友 北史高
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遂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
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帝謂羣臣曰
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臣何憂 允真忠臣 岱之益友
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就朕聞其言而天下不知
其諫豈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及原死岱哭之
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及原死岱哭之
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 引裾奮衣 釋旌係
岱復於何間過德淵原字也 引裾奮衣 釋旌係
韋魏志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
皆莫敢言毗曰臣以為非也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
非耶毗曰臣以為非也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

人部

正直

三

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遂
從其半子華子周之六師歷郊而陳武王戰係解焉
有五臣者將受誓事於前王顧而使之係五臣者相目
而對曰臣之所以事君王非為係戰者也王不得已乃
釋旄鉞而朕所自知君難獨處永泰時禁中火所始
親係之乃宮代宗疑之消以監察御史為巡使驗治迹火所來
乃官人直舍帝在東宮頗德之及為觀使察使韓滉所奏
免官尚書見其各問宰相曰是豈永泰時御史乎對曰然
諒不待也又歸登傳策賢良為右拾遺裴延齡得罪
聞德宗欲遂以為相右補闕熊執易疏論之以示登登
幸德宗曰願竄吾名雷震之下若難獨不敢燒尾豈
處故同列有所諫正輒署無所回諱
易碎衣封唐書蘇瓌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
環獨不進曰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史緯宋陳永傳
禾嘗勅童貫奏未終徽宗拂衣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
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
惜碎首以報陛下上曰卿能如是朕復何憂內侍請易

衣上曰留鯁切如初辭色不變宋史李彌遜傳彌
以旌直臣鯁切如初辭色不變宋史李彌遜傳彌
封事得貶垂二十年及復為起居郎直前論事鯁切如
初北齊紀裴謁之上書正諫言甚切直前論事鯁切如
白乃臨頸謁眾皆悚伏獨為箴規臨唐書唐臨傳
之辭色不變眾皆悚伏獨為箴規臨唐書唐臨傳
夫韋挺貴著位不肅明日挺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
進曰王亂功道宗曰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
班挺失色眾皆悚伏又李景伯傳景伯為諫議大夫
中宗晏侍臣及劇集使酒酣各命為回波詞或以諂言
諷帝帝不悅中官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吾有李生
朕之汲黯北史李彪傳彪既為孝文所寵性又剛直
李生從容謂羣臣曰吾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錦
繡萬花谷真宗見田錫色必莊嘗目之曰朕之汲黯
執之數四至於再三明紀編年李賢每有左右奏請上
同列亦為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然
至於利害係國家安危者豈可默然以苟祿位上知賢
人部
正直

之深終不以爲忤也北史游肇傳肇於吏事斷決不
速主者詰呈反覆至於再三必窮其理雖寵勢干請終不
操迴撓方正之受之寒心聞者掩耳用史王介甫
置舉天下莫能奪劉道原直指其事而是非之或面刺
介甫變色如鐵受之者寒心聞之者起而避席道原略
不以介意宋史呂祖泰傳祖泰論帝爲斂容臣
世事無所忌諱聞者莫不掩耳而走
不好戲北史崔昂傳武定六年甘露降宮闕文武同賀
興小鳥昂曰吉山兩門不由待瑞故桑維之戒實啓中
帝爲斂容釋史宣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允答天意
臣之皆依違承順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
父師嚴只教讀書不教一人獨賢二臣不幸羅氏
無益之事所以不教一人獨賢二臣不幸羅氏
曰士之立朝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
厚而不正直則漸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闢公孫之阿
諛忠厚所以闢張湯之殘刻武帝尊國五十五年其臣
之賢獨此一人而已宋史羅點傳點無矯激崖異之

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皎如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
點曰當先論其心苟不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宰相
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
燭焚詔仁傑奏事時南海貢集翠裘裘后以賜張昌宗狄
曰以臣紫綬袍爲對賭昌宗見之衣翠裘乃嬖臣寵踰千
金仁傑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嬖臣寵踰千
服對臣之袍臣猶快昌宗見之衣翠裘乃嬖臣寵踰千
對御宋史謝恩而出及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縱馬而
去如宋史謝恩而出及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縱馬而
貴如宋史謝恩而出及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縱馬而
其議拾遺補闕追走逐飛張茂道錄戴舜官侍
雖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
治得失民生病瘼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
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名後世蓋以古
人自期待哉公與侍讀張信頓首謝由是感奮思所以
稱上意拾遺補闕直聲振於朝初譚集李繪爲高陽
內史崔謹恃勢乞糜角鵠羽繪答曰鵠有六翮飛則冲
人部

天虞有疏懶手不足走則入海下官膚體刺譏近臣區別

流品漢書陳萬年傳萬年子威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

在臺彈劾無所避每進退為左曹出言不阿厲語折抑

金史李魯直傳魯直忠正出言不阿順曰阿魯罕何

如人也對曰有幹材持心忠正出言不阿順曰阿魯罕何

正言有功傳時微吏爭以周內窮抵相高朝野震怒莫敢

嘉坐自如充聞異此門漢書申屠嘉傳嘉為人廉直

鄧通方愛幸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罷朝嘉

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

也通小臣戲殿上大弗為禮責曰夫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

相曰此吾臣君其釋之困通既至使持節召通而謝承

臣初譚集王合作廬江人郡甚貪濁王敦欲護其兄故

於衆坐稱其佳謂廬江人郡甚貪濁王敦欲護其兄故

復傳聞與於此默然無忝爾祖不能為郎

謂之曰佛鯁敢言可謂無忝爾祖矣初譚集避帝嘗

祖選丁郎為郎郎托疾不謂無忝爾祖矣初譚集避帝嘗

臣諡問不病恥為郎否對曰臣能殺戮死施生絕無僅有

左傳晉侯與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

魚攝理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

罪施生戮死可也乃施耶侯其罪於叔魚叔魚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

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魚於市仲

語近世敢言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魚於市仲

人之所難者絕無而僅有三惟洪公天錫以正心格君為

說又言古今為天下患者三惟洪公天錫以正心格君為

聲動天下望冠一時士大夫稱介傳介直聲動天下

方而不名唐書李絳傳天知元發吾復何憂帝

絳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天知元發吾復何憂帝

人部

正育

帝

帝

帝

獎汝明京頗見憚宋史滕元發傳元發以前過居筠
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遂上章自頌神宗惻
然即以爲湖州又張汝明傳汝明嘗攝殿中侍御史
即日具疏劾政府市恩招權以蔡
京爲首帝獎其介直京頗憚之

正直四

唐國之龜寶北史隋柳彧傳彧見上勤於聽受百寮奏
柳彧正直之士
斷麻不連呼太平唐書張萬福爲金吾將軍裴延齡
可草連呼太平唐書張萬福爲金吾將軍裴延齡
城等請延英門疏論萬福聞諫官伏閣往延英門大
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諸諫議能如此天下
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太平萬
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
傳廓徵爲吏部尚書因北地傳隆問中書令傅亮選事
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

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屑懷自此
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吾不能爲徐于木署紙尾遂
不拜千水羨之小字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
故廓言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廓正有不欲使居權要徒
爲詞部瓦爲雨衣遇雨沾漬因問曰油衣若爲而無
尚書耶那律曰以瓦爲爲國砥柱其弟見畫像不類命
之當不漏帝悅其直
取舊藏本以賜其家上有昭
陵御題直哉若人爲國砥柱
木兒爲御史大夫遇事廷辨
吐辭鯁直世祖每爲之霽威
南康軍性耿直建堂植入杉號曰
直節曰吾欲守節如此杉之直
以敏政著稱太宗嘉之賜名曰筆
直而有後用後改名弼言其輔佐才也
李綱傳綱言張邦昌僭逆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
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上頗感動汪
伯彥乃曰李綱氣
直臣等所不及
兩路爭鄉
副使權廣西鈐轄改秦

鳳廣西以蠻事乞留秦州亦請之後召對議者謂交州
可取斌盛言有害無益願戒邊臣無妄動神宗歎曰卿
質直如此乃知兩路爭卿為不誣矣何愛一官唐書魏謩諫帝出李孝
時指事直言無所避謩為拾遺屢有獻納雖居官
日淺朕何愛一官增直臣之氣其以為右補闕
送史館言嘗因事進諫擊落二齒魯拾之謂上曰臣此
二齒當送史館上
默然由是益重之

正直五

增詩漢朱暉為臨淮太守吏人為之歌曰彊直自遂南
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唐儲光義獻宋使君詩
曰三居清憲臺兩拜文昌閣為道既貞信處名猶謇諤
鐵柱厲風威錦軸含光輝夜聞持簡立朝看伏奏歸

杜甫折檻行曰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青
衿胃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千載少似朱雲人至
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
增賦漢曹昭東征賦曰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誠通於明
神庶靈祇之鑒昭兮祐良貞而輔信晉何晏景福殿
賦曰招忠正之士開公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
之典謨

增疏唐元稹疏曰人君始即位萌象未見必有狂直敢
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望風曰彼狂而容於
上其欲來天下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則竦

利曰彼之直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徼利乎由是天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於上

增記宋蘇轍直節堂記曰南康太守廳事之東有堂曰直節朝請大夫徐君望暉之所作也庭有八杉長短巨細若一直如引繩高三尋而後枝葉附之岌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莖凜然如公卿大夫高冠長劔立於王庭有不可犯之色君作堂而以直節命焉夫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也不幸而風雨撓之巖石軋之然後委曲隨物不能自保雖竹箭之良松柏之堅皆不免於此惟杉能遂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利棟

宇者與竹柏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徐君溫良汎愛所居以循吏稱不爲皁察之政而行不失於直觀其所說而其爲人可得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一

